

H. 1-7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第七冊
大尼爾傳
若伯傳

儒弟德傳
多俾亞傳
約納傳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二年

〔第三次出版〕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

NIHIL OBSTAT

P. P. Roeser SVD.

Libr. Censor.

IMPRIMATUR

Yenchowfu, 27. Julii 1932

† A. Henninghaus SVD.

Vic. Apost. de Yenchowfu.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第七冊 目錄

大尼爾傳

第一回 大尼爾食素登榮

第二回 大尼爾解夢陞官

第三回 火不燒三聖童

第四回 國王變獸

第五回 現書示罰

第六回 獅子定案

第七回 先知斷案

第八回 先知破邪

若伯傳

第一回 若伯的忍耐

儒弟德傳

第一回 何落弗出征

第二回 何落弗大困白都利亞城

第三回 儒弟德夜斬何落弗

多俾亞傳

第一回 多俾亞失目

第二回 少多俾亞討賊

第三回 少多俾亞求親

第四回 少多俾亞成親

第五回 少多俾亞還家

第六回 全家福樂

約納傳 第一回 違命受罰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第七冊

大尼厄爾傳

第一回 大尼爾食素登榮

詩

矯矯先知一聖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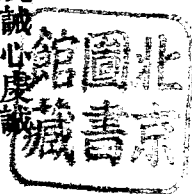
恪遵規誠心虔敬

曰

三年受盡寒窗苦

步步登高顯主榮

四句閒言提過。書接列王傳末了一篇。義撒爾百姓被擄以後。分爲兩起。一起常住在加耳代亞國。屬納部葛管轄。一起常住在坡擲國。屬亞雖路管轄。這兩起被擄的人民。都是奉公守法的。被擄以後。更熱心倚靠天主。雖然沒有聖堂。沒有祭台。沒有祭祀。雜居異教人中。總不沾染他們的惡習。所以天主常在這兩起人中。發顯許多聖跡。這鼓詞小篇。不能細細分解。單說當時出了一駕先知。名叫大尼爾。是先知中出類拔萃的一位聖人。明公有所不知。聽俺在下漫漫道來。



義撒爾人民被擄中 出了駕先知是幼童 他起名就叫大尼爾
敬天主另外心虔誠 論年紀只有二十歲 各樣的善德賽老成
有一天國王納部葛 要設立國校選學生 派了位大臣亞費內
選右達幼年子弟中 看那個聰敏有才智 聘一位名師來訓蒙
教給他加耳代文字 各樣的科學也要通 學裏的費用全供給
飲食與國王一般同 學習到三年畢了業 就封官授爵進朝中
亞費內大臣遵命做 揀選了四位少年童 頭一位就是大尼爾
亞納尼亞是第二名 第三位名叫彌撒爾 亞雜理亞爲四學生
這人都熱心守規誠 怕吃了禁物罪不輕 因此就見了亞費內
遵一聲大人你是聽 我們人誠心敬天主 怕御廚禁忌躲不清
求只求允俺吃便飯 情願意吃素不吃腥

亞費內道：你們真心敬主的人都甘心吃素。嚴守誠命。這也是你們的一片

好心。本該順從你們的意思，成就你們這件善事。但怕別的學生都是酒山肉海，吃的白胖。光是你們四個守齋吃素，刻薄肉身。日子長了，弄的面目彫殘，枯瘦如柴。國王倘若拿我是問，那我就吃罪不起了。大尼爾見亞費內不肯應許，就向管學房的瑪辣撒道：「亞費內既然托你照管我們，你先這樣試試罷。」

瑪辣撒你既管學房，學生們有事你承當。我四人原是奉教的，按教規肉食不能嘗，御廚裏做些腥葷菜，俺不是不知美味香。可惜俺能看不能吃，擋不住餓的臉焦黃，總不如暫且試一試。腥葷物十天俺不嘗，光給俺素菜和涼水，過十天你來看面光。俺如果比着他們瘦，到那時再生別的方。瑪辣撒聽了這番話，說試驗十天也不妨，從此後就把御膳免，但給些粗菜充饑腸。那喝頭還沒吃頭好，只拿着涼水當茶漿，每一天飯後把學上。

天天工課也怪忙。那不覺不知十天過。瑪辣撒驗看讀書郎。果見那四個吃素的。比別的學生面色強。一個個都是白又胖。那杏眼桃腮泛紅光。說不盡精神有多好。又顯的身體更強壯。那別的學生吃御膳。倒不如吃素顯精爽。瑪辣撒觀看多一會。他不住口的只誇獎。從此後一天三頓飯。就供給素食日子長。

教友們哪教友們。您看這四位學生。守的規矩多麼嚴。立的表樣多麼好。皇上吃的御飯。眼看到了自己嘴裏。無論是誰。沒有不發饞的。就讓不吃嘴裏也得流些清水。喉嚨裏也得咽些吐沫。況且背前面後。還有故意犯大小齋的。若想想這四位學生。自己真是愧煞了。因為這四位學生熱心守規。所以得的聖寵另外的出奇了。

大尼爾才德不俗凡。伴同着三位美少年。上了學常在一屋住。都拿着祈禱事當先。那祈禱以畢習文字。都赤心用意學聖賢。

學了那天文學地理 念了那歷史念詩篇 把文章詩賦全學會
那博學物理也學全 無論有什麼奧妙理 都過目成誦透心間
天天的工課有長進 真正是一天趕十天 各樣的科學都通曉
那日往月來整三年 這三年到了考課日 亞費內奏本進朝班
納部葛國王准了本 定日期開考把旨傳 亞費內引着衆學士
都一齊應考到金鑾 納部葛親自當面試 個個要認真考一番
但見那學生不一樣 有一些才學不沾弦 不就是寫的字不好
不就是說的理太偏 也有那考嘎嘎不會 也有那會些也不全
也有那樣樣都通曉 但是那粗俗不占先 却也有一些高等手
那平平常常也不鮮 這都是本國衆學士 納部葛考罷嘆一番
立學房費了多些事 白白的空花三年錢 這人材都不堪錄用
從那裏賞他入朝班 這正是國王淡了興 亞費內向前奏一言

亞費內奏道：「這考的都是本國學生。還有被擄的義撒爾國學生四位。尙未考着。請我王再考考他們罷。」納部葛道：「哎。義撒爾國學生都是迷信天主。照常祈禱。耽誤一些工課。又吃一些粗菜淡飯。氣力不佳。沒有好子弟。怎能出好文材呢？」罷罷罷。不考也算完了罷。亞費內道：「既然同來應試。那有不考之理呢？」納部葛奏准。遂把這四位學生提上來了。

大尼爾引着三英賢。恭敬敬來到御駕前。齊正正行罷面君禮。都垂手而立站一邊。納部葛挨次仔細考。都應對如流不費難。那詩詞歌賦隨筆寫。都出口成章只當玩。那天文地理通奧妙。那博古通今樣樣全。解說將來未來事。真正是俗人不能言。通國裏名儒大博士。也只得讓他占了先。納部葛考罷哈哈笑。這樣的奇才真希罕。這當面褒獎還不穀。卽日又授職封了官。大尼爾從此得了地。這就是登榮頭一天。後來給國王解夢兆。

陞官又緊接下一篇

第二回 大厄爾解夢陞官

人人睡裏做夢 夢兆不能皆應 偷關若係吉和凶 解夢還得神通 夢事自己全忘 邪術怎能品評 只有天主顯聖靈 先知纔可說明

西江月罷書歸正傳。巴比隆國王納部葛這一夜。仰臥龍牀。正在睡熟的時候。忽然做了一個惡夢。及至醒來。心裏十分難過。回想夜間所做的夢。也不記的如何長短。只覺心神不安。怦怦的亂跳。就想道。這夢大有關係。但不知後來出什麼事情。遂把通國的博學。及算命的術士。一齊宣上殿來。就叫他們解夢了。

博學及術士進京城。上朝來見駕。把禮行。納部葛一見他們到。就口口聲聲稱先生。說你們都是博學士。還有那妙術仙長翁。

您都能知道隱密事 朕如今請您顯神通 今夜開宴人做的夢
那又奇又怪十分凶 到如今回想夢的事 却全都忘了記不清
光覺着心裏只害怕 不知道爲的何事情 衆仙長您的神通大
解一解這夢吉和凶 術士說若要解夢兆 得說清夢的何事情
國王說夢事全不記 光知道這夢做的凶 因此纔請您來推算
叫你們各人顯神能 您算準一說什麼事 提起來我便心裏明
把夢事一一說完畢 然後再解說夢吉凶 像這樣知微能達奧
纔算是人能神也靈 我立時當面開恩賞 拿高官厚祿把您封
倘若不能這個樣 說出來淨些八面風 您沒有真神來相助
光爲的欺世來盜名 我一定拿您問死罪 把您的全家產充公
衆術士一齊說道。這是萬萬不能的事。普天下的皇上沒有這樣難爲人的
普天下也沒有這樣的能人。就讓是得道的神仙也不能替萬歲分這個憂。

國王納部葛一聽這話，冲冲大怒，把眼一瞪，把牙一咬，手指到衆術士臉上，嗚呀呀高聲說道：「你們橫行支吾，沒有半半實實的話說，明顯你們無能，光是蠱惑人心，誑騙人的錢，使要你們做什麼？」遂又向大將軍亞略克說道：「拿我旨意一道，快去抄殺通國術士，一個也不留。」亞略克領旨下殿，便要遵旨辦理。被大尼爾攔留說道：「將軍不必着忙，等我見了國王再說罷。」

大尼爾上殿去面君，尊一聲我王細聽真。這解夢不是人的事，通奧妙必須有真神。請我王寬限三天整，臣回來定能報神音。國王說若能把夢解，讓再等幾天也甘心。大尼爾見王對面許，就辭了國王出朝門。急忙忙回到下處裏，向三位同學訴原音。四個人一齊勤祈禱，求天主開明他的心。大尼爾夜間睡倒覺，默想中忽然領神恩。神目裏親見夢中事，夢兆也從此入心神。這立時感謝全能主，又隨後去見大將軍。

大尼爾夜間領了天主的默啟。親眼見了納部葛夢中的事情。又深知夢兆的吉凶。當時感謝了天主。就見了亞略克說道。大將軍暫且不要殺那些術士。先引我見了國王。等我詳了夢兆再說罷。亞略克一聽大尼爾能解夢兆。心中甚喜。遂引大尼爾入朝見駕。兩人朝拜以畢。亞略克奏道。大尼爾爲王解夢來了。國王向大尼爾問道。你能知道寡人夢中事情麼。大尼爾奏道。請我王聽者罷。

尊一聲我王龍耳聽。這解夢不是人的能。勿怪乎術士不能解。請我王不要動殺刑。天上有一個真主宰。不但是全知又全能。我王的夢事和夢兆。都是這真神顯神通。這天主賞我把夢解。臣纔能知道夢吉凶。那一夜我王睡倒覺。正思想國家大事情。那思來想去多一會。就不知不覺睡朦朧。夢見個人像高又大。那渾身上下不相同。看頭項全是黃金鑄。却是個銀背銀前胸。

緊接着再往下邊看。那肚腹腰膝都是銅。這以下再看兩條腿。又全然都是鐵造成。腿以下細看兩隻腳。那鐵和窖土兩分明。這正是我王留心看。小石頭忽然下山峯。骨碌碌正對兩隻腳。只聽着砸的砰一聲。兩隻腳砸的紛紛碎。就撲通倒在地流平。那金銀銅鐵和窖土。都砸的粉碎如土形。來了陣狂風全吹散。小石頭忽成大山峯。這一座大山佔滿地。那上通雲霄幾千層。這就是我王做的夢。也許這一說心裏明。

納部葛國王說道：不錯，你這一說，我也就想起來了。你說的這夢中事情，給我做的那夢，分毫不差。字字相對。若沒有真神顯示，如何能說的這麼清楚。這麼對符呢。感激感激，但不知夢兆的吉凶如何，再請往下說來。大尼爾道：我王聽者呀。

這再請我王龍耳聽。臣表表夢兆吉和凶。金銀銅泥鐵不一樣。

是表的朝代不相同 第一朝我王居高位 普天下一統定太平
好相似金頭金頸項 比衆王另外有光榮 第二朝一統安天下
論王位却是一般同 但他的權勢稍退讓 所以像銀背銀前胸
第三朝却也管普世 但一統江山像似銅 第四朝立國很強壯
就如同鐵打五金成 第五朝好比鐵和土 很容易決裂不久停
兩國裏男女成婚配 不多時就要斷親情 就像似鐵和泥一樣
要叫他聯合萬不能 到那時天主另開宣 特舉起一國理江洪
把一些國都全滅盡 光是這一國永遠興 就如同一塊小石頭
砸碎了金銀鐵和銅 小石頭越長越高大 忽然間成了大山嶺
臣如今講的這夢兆 盡都是天主顯聖能 請我王認識真天主
可不要稱讚臣的功

納那瑪國王聽了夢中的情景。清清白白。分毫不差。心中十分驚異。遂高聲

向大尼爾道：你敬的天主，真是天上諸神之首，地下萬王之王。只有這個真神，能默示這樣的奧妙。你既有真神的指引，自能保護國家的平安。說罷，遂封大尼爾當朝一品總管國政。右達被擄的人民，可有出頭的日期了。

大尼爾解夢有大功，納部葛國王把他封通國的人民許他管兼管着各省大事情。雖然是位居一人下，論權勢也算二朝廷。大尼爾明知天主意，要保護被擄衆百姓，因此這不說推辭話。又保舉同學三聖童，第一就是亞納尼亞，彌撒耳就是第二名。還有一個亞雜理亞，那從前同學把書攻，如今都封爲監都職。各省裡巡察大事情，但留下先知大尼爾，他陪伴君王在朝中。這裡裡外外勢力大，眼看着右達要重興，無奈他本國生嫉妒。下回書火燒三聖童。

第三回 火不燒三聖童

生死皆由命定 志氣乃稱英雄 世人莫把嫉妬生 眞金越煉越精 不怕窖火激烈 全憑敬主心誠 細聽火裡唱歌聲 吹來一

陣涼風

西江月罷書歸正傳說的大尼爾居了高官在朝裡執掌國政三聖童蒙選監督職分巡察外省事務四人治裡的治裡管外的管外爲本國的官員倒不對勢所以起了嫉妬干法百計要陷害他們知道他們不敬邪像就拿敬邪像挑唆國王說道我王呀

尊一聲萬歲你聽眞 要想着安民先敬神 現如今國家無常典 敬神的方子亂紛紛 也有那供着牛馬像 也有把日月當成神 也有那恭敬夜叉鬼 那猪嘴獠牙嚇死人 那千奇百怪全都有 摠然是各人敬各神 到後來恐怕生出事 千萬人存着千萬心 摠不如我王出一命 鑄一個金像都來尊 那一個不把全像拜

就壇在窖裡火焚身。管包着我王這樣辦。能一統江山萬萬春。大臣們奏罷。國王納部葛就立准本。命人鑄了一個金像。高有六丈。寬有六尺。供在巴比隆平陽地方。立時召集文武百官同來禮拜。另外有一位大臣。高聲傳揚國王的旨意說道。衆百姓們聽者呀。

喊一聲百姓您聽真。通國裡都敬一樣神。現如今皇上鑄的像。不論是官紳與民人。一聞聽畫角音樂響。都得來禮拜敬金神。倘若是違了皇聖旨。就投入火窖焚了身。百姓們聽了這個令。那人山人海聚成羣。只聽得畫角高聲響。都一齊下跪拜金人。只有那少年人三個。直挺挺站在地埃塵。羣臣們見了這個樣。就奏明抗旨他不遵。納部葛一聽心生氣。命左右快叫那三人。正說之間。左右把三位少年叫來。國王責斥他們說。你們真不拜朕立的金神麼。因爲你們初次違旨。尚可寬赦。倘若下次再不跪拜。立即投入火窖。看

有那個天主能從我手裡救出你們來。三位少年說道：天主是全能的呀。

我們的天主是全能的。人生死全在他手中。天主他要救我們救那火窯雖烈不算刑。倘若是不把我們救也甘心致命去捨生。摠証明我們是真教。死萬死不拜假神靈。納部葛聽罷心煩惱。他氣的眦眼似鋼鈴。手指着三人開言道。您說這大話叫誰聽。出命把火加七倍。把三人捆上往裡扔。那火深火大無躲閃。看他的天主什麼能。這說罷來了武侍衛。把三人一齊捆上繩。那連腳帶手三道纓。那一道不緊使腳登。把火重新加七倍。架在那火窯上往下扔。不料想侍衛立的近。把侍衛捲在火焰中。那三人落在火窯內。燒斷了渾身捆的繩。反在那火窯裡開遊逛。口裡還唱着讚美經。兵差們見了這個樣。恐怕是火小難成功。儘添些木柴和煤炭。把松香柏油加幾層。只見那火焰冲冲起。

那火高七丈還有零。近審的被火捲了去。登時間燒的無形踪。這時候天神進審內。伴同着三位少年童。爲他們吹散身邊火。只覺着陣陣颼涼風。都歡天喜地把歌唱。那高聲響亮是好聽。衆文武一見心怪異。就急速上朝奏分明。

羣臣們進得朝去。見了國王納部葛道。那右達國的三位少年。入火不焚。行走如意。起先本來是他三個。隨後又添了一個。却有了四人在審裡唱歌唱詩。讚美他的天主。納部葛道。爲什麼審裡不添火呢。羣臣們答道。審火已經多加七倍。火焰高冲七丈有餘。近火的侍衛軍官。都被火焰捲去。燒成灰燼。右達三人不但受焚燒。且是揚揚得意。唱的歌兒美耳中聽。納部葛道。你們糊報亂報。那裡能有這樣的怪事。只可叫人不信。羣臣們答道。如有虛言。下臣知罪。請王親去驗看爲証。國王吩咐龍輦伺候。待朕親去驗看。

納部葛御駕赴火審。驗看那三人被火燒。睜一睜龍目仔細看。

果然是行走又歌謠

納部葛道難道你們沒有把他們捆綁起來麼。羣臣們道。怎麼沒有捆綁起來呢。都是連手帶腳三道纓捆緊了的。納部葛道。這事奇怪了。

這三人已經捆上繩。爲什麼行走在火中。先原是少年人三個。現如今到有人四名。只看着新添那一位。倒給那三位大不同。端正正像貌多尊貴。威凜凜渾身顯光榮。世界上英雄也不少。沒有比這人再威風。想必他不食人烟火。定然是神聖下天宮。納部葛觀看多一會。又把那三人叫一聲。說三人你們出來罷。爲寡人有話向您明。這三人一聽國王喚。急忙忙一齊出火中。這纔說走出窑火外。驚動了一班文武卿。

那一班文官武將。見這三位少年出來。都一擁齊上。把三人圍住。細看被燒的形跡。渾身上下看了一遍。見那頭上的頭髮一根沒有燒焦。身上的衣服

一點也沒有火痕。連火性味也沒有。衆人見了。個個敬仰。人人佩服。翻部葛向三人高聲說道。你們恭敬的天主。真是獨一無二的真神哪。

可佩服你們三個人。恭敬的天主是真神。您一心一意恭敬他。他打發天神救你們。無怪您胆敢把旨抗。情願意致命捨了身。除了您恭敬天主外。總也不敬拜別的神。看天主這番顯靈聖。可見您道真神也真。朕如今通國頒諭詔。曉諭這通國一總人。無論誰辱罵真天主。他全家該斬命歸陰。我國裡供的神不少。總沒有這樣救過人。因此這三人官復舊。這二番監督更認真。下回書先知又解夢。那國王變獸出新聞。

第四回 國王變獸

驕傲 誇官 賣俏 真可惡 最可笑 你是泥土 有何巧妙
雖然有能爲 究竟是糊塗 天主不賞才智 那裡來的功勞 叫

你一朝成野獸 光會徧地啃青草 舉步單學牛兒行走 張口依樣獅子咆哮 口齒空嚼不斷流涎沫 指甲鉤曲全都成蹄爪 別人謙遜居卑 反倒不卑 自己矜高誇好却多不好

提把十字錦。只得開正封。巴比隆國王納部葛。自從征服了底路。抄滅了右達。自覺萬國無敵。天下惟我獨尊了。那一天閒暇無事。正在宮中悶坐。忽然想起自己的權勢多大。威名多廣。未免有些矜誇狂妄的意思。正想的十分得意。忽覺身體酸軟。精神疲倦。遂就躺在床上。先打了幾個呵欠。把雙眼一合。不知不覺。呼嚕嚕睡到黑甜鄉去了。

納部葛正是自矜能。他躺在床上睡朦朧。只覺着魂入雲天外。仍舊是身限世俗中。不多時做了一個夢。忽然間醒來。心裡驚明知道這夢關係大。可惜這夢兆心不明。滿心裡着急。發慄沒有人詳解顯神通。到如今還覺心裡跳。只弄的坐臥也不寧。

無奈何急速傳聖旨 召集那通國大才能 把博學術士全召到
都齊集朝堂解夢情 納部葛隨後登龍位 稱一聲仙長您是聽
朕如今又做一個夢 但不知夢兆吉和凶 衆先長您的神通大

替寡人解解這夢情

術士們說道。夢兆容易詳解。總得先說透夢中的事情。把夢事說清道明。再
解夢兆不難。納部葛道。從前做夢。不記夢事。這次夢事全然沒忘。請衆仙長
們聽者罷。

若問起夢中何事情 到如今寡人記的清 請衆家先長落下坐
聽一聽從頭訴分明 起初是夢見一棵樹 那又高又大長的兇
往上看穿雲能蔽日 那青枝綠葉幾千層 那日照樹蔭千萬里
那枝葉全把江山蒙 圓整整菓子枝頭滿 稠密密葉底露鮮紅
無數的走獸聚蔭下 各樣的飛禽栖樹中 那菓子壓的枝頭墜

儘穀那禽獸吃不消。這正是看着樹美好。忽然間天神下天宮。
喊一聲快把這樹砍。把枝葉砍的滿樹空。合樹上菓子全摘下。
把禽獸攆散各西東。只留下樹根樹身子。用索鍊鎖在青草中。
樹身子變成野獸樣。在曠野七年光啃青。這一夢做到這個樣。
就嚇的寡人吃了一驚。醒以後心裡怦怦跳。到如今坐臥也不寧。
衆仙長解透這夢兆。我高官厚祿把您封。

術士們聽罷。都是你看我。我看你。兩隻眼干翻瞪。也說不出一句話來。納部
葛說道。這夢中倘有關係凶險的事情。只管據實說來。朕不見怪於您就是
了。爲何閉口無言呢。說罷。術士們還是一言以蔽之。無言以答之。納部葛又
說道。你們先說的說透夢事。再解夢兆不難。朕如今把夢事說的一清二白。
爲什麼你們還是一言不發呢。納部葛說到這裡。更弄的術士們張口結舌。
臊的面紅過耳。納部葛見他們是些無用的人。立時逐出朝去。遂宣大尼爾

上殿

大尼爾奉旨進朝中。納部葛開口稱愛卿。朕如今又做一個夢。比上次做的夢更凶。衆術士他們不能解。特請到愛卿解夢情。朕上次做夢不記事。那還能字字解的清。這一次夢事全沒忘。聽寡人從頭訴分明。這說着隨把夢事講。講罷這夢事稱愛卿。說愛卿你的智謀才學。比那些術士高一萬倍。想這夢中的奧妙。自能一聞便知。請愛卿爲朕詳解透澈。把朕的疑心解開。是所厚望。說到這裡。遂罷夢事。述了一遍。大尼爾聽了這個奇夢。呆了多時。一言也不言。一語也不語。就有爲王擔憂的意思。納部葛見他這般光景。便安慰他道。倘若這夢關係禍事。愛卿只管實說。不要隱瞞。大尼爾道。哎。我王呀。

這一夢做的真是凶。巴不得爲王不關情。臣有心不按實話講。怕的是欺君罪不輕。這就是萬般無計奈。不得不爲王講實情。

這棵樹長的高又大 是表明我王有威名 那大樹遮天蔭着地
是我王矜誇自有能 天主他出命把樹砍 是我王被逐離朝中
那索鍊鎖着啃青草 就給那野獸一般同 只因爲犯了驕傲罪
在曠野受罰整七冬 七年後回頭改了過 又復還王位進了宮
這以上說的這樁事 是王的夢兆真情形 天主罰本來脫不過
若早些回頭還能行 臣如今勸王一句話 該快發痛悔莫久停
把驕傲變成真謙遜 認識了天主是全能 想自己卑賤在人下
爲天主多多立善功 感動了天主慈悲意 平息了義怒罰不成
話說大尼爾先知詳解了夢兆。又勸王早些回頭改過。好脫免天主的降罰。
那料想國王一點也不搨心。還想自己是一朝人王帝主。別人萬不敢把他
逐出朝去。還想人也不能變獸啃食青草。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情。可知夢
中的幻想是不可靠的。因此不聽先知的善勸。仍舊是自尊自大。望見京城

也想自己創立的不小。看見宮殿。也覺自己的榮耀無比。正在自滿自足的時候。忽聽空中的聲音說道。納部葛呀。

納部葛莫誇有京城。這江山快到人手中。別人要把你逐出去。你落在曠野去啃青。就給那走獸是一樣。這一連七年不回城。多啗你認識真天主。到那時纔能入深宮。空中話剛纔說完畢。納部葛忽然變了形。張着嘴响哮如猛虎。一陣子狂叫發了瘋。他嘴裡空嚼流白沫。鼻子裡哼啞作响聲。灣着腰兩手全撲地。當作了四蹄跑着行。不喜吃香甜美味。低着頭只是要啃青。朝臣們見他没人樣。就把他逐在曠野中。他從此面黑皮膚老。渾身上長毛亂鬚鬢。那指甲卷曲如鷹爪。真給那野猪一般同。那不知不覺七年滿。忽蒙了天主聖光明。霎時間明悟開了竅。纔知道天主是全能。萬世的尊貴惟天主。普天下君民如毛輕。

因此這真心要改過。羣臣又迎他把基登看。天主降罰驕傲罪。自古來都是一般同。下回書再罰罷大撒。世上人誰敢不警醒。

第五回 現書示罰

詩

天神畫字人不通

大睜賊眼如白丁

曰

先知解說三句話

指示嚴罰最分明

四句聞言勾開。書歸正傳。上回書說的大尼爾先知。爲納部葛國王解的夢兆。句句清楚。字字貼切。果然全都應驗。後來納部葛的孫子罷耳大撒接位。爲王仍舊荒淫無度。自高自大。給他爺爺一般無二。有一天正在驕傲自恣。張狂無忌的時候。忽然出了一樁奇事。真是古今所未有。普世所未聞的事情。衆明公有所知。聽在下漫漫道來。

罷耳大撒王任意行。給他的爺爺一般同。他荒淫無度還不算。又驕傲奢侈自矜能。這一天他把筵席擺。請到了通國文武卿。

衆大臣一齊來赴宴。文和武約有一千名，按次序先後落了坐。那宮娥內監各盡情，這一個急忙把菜上，那一個斟酒要滿盅。一時間山珍並海錯，都擺在桌案正當中。還有些旨酒玫瑰露，葡萄綠緊趁狀元紅。君和臣一時高了興，都嗑一盅來又一盅。只嗑到半醉半不醉，罷耳大撒把酒令行。出命來叫人拿祭器，當平常杯盞盡歡情。

列位，您想這祭器是從那裡來的？用得用不得？這是他爺爺納部葛那時候，攻破了日路撒冷京城，從聖堂裡搶來的金銀聖物，都是爲祭獻天主用的。平常人萬萬用不得。如今罷耳大撒拿着祭器聖物，當做平常的杯盞，分給衆臣們嬪妃們同席歡飲。又稱讚本國的邪神，作踐至尊貴的天主。正在歡呼狂飲的時候，罷耳大撒抬頭一看，嚇的唉呀一聲：不好了。

罷耳大撒在歡飲間，他舉目抬頭仔細觀，猛看見牆上一隻手。

用指頭寫字橫動彈 那雖然不見人的像 字跡却寫的很周全
不多時把字寫完畢 也不見那手在那邊 罷耳大撒看牆上字
這一字不識作了難 不知道出條什麼事 就嚇的渾身打顫顫
登時間骨軟臉發白 腿肚子轉筋朝了前 他高聲喊道快快快
快召那術士進朝班 近侍臣一聽不怠慢 出諭旨快把術士傳
衆術士一齊都來到 罷耳大撒就問一言 您誰能認識牆上字
再把這字意講一番 不但是寡人有重賞 而且是封您做高官
金項圈欽賞脖裡帶 大紅袍御賜身上穿 罷耳大撒破格開賞
術士們仔細向上觀 明朗朗大字牆上寫 都鉗口結舌不敢言
土一見術士這個樣 他更是嚇的心膽寒 衆臣們也都駭了怕
不知道其中所以然 皇太后聞聽這件事 也親自出來看一番
話說皇太后聽說這事。連忙出來觀看。見那牆上字跡。果然清清楚楚。又見

那些術士們垂手而立，一言不發。罷耳大撒嚇的抖抖擻擻，毬做一團。太后說道：「我兒不必這樣驚慌，現有右達國人，名叫大尼爾，慣能知隱達奧。」是先王納部葛在位的時候，親自試驗過的。當時封他第一才人。我兒若是把他宣來，一問便知。把耳大撒一聽這話，立時把大尼爾宣來問道：「卿就是大厄爾麼？」

大厄爾你是第一人，你的那才學能通神。現如今牆上寫的字，博士們不能識字音。朕特請愛卿看一看，想必能講解論斯文。卿如果能念牆上字，再把這字義講清真，朕賜你金圈脖子上帶大紅袍一併穿在身。除此外還要敕封你，第三個通國大名人。大厄爾先知開言道：「這富貴不關我的心，臣不敢僭分邀恩賞，只可以另賞別的人。」但既蒙聖上把臣問，臣自當詳解盡上心。王知道從前真天主，是獨一無二大純神。他賞賜先王納部葛，

那大榮大祿地位尊，不但他權勢高天下，又威震普世萬民心。
可借他犯了驕傲罪，他眼中有己無有人，因此把天主看不起。
一味的自大與自尊，招惹的天主起義怒，奪他的權位給別人。
遂把他擡到荒郊外，給那些野獸合了羣，他走動也用四條腿。
他餓了啃青過光陰，就這樣一連七年整，天主纔開明他的心。
他從此回頭有轉意，纔認識天主是至尊，今我王是他親孫子。
雖然不親見也耳聞，你既知天主罰驕傲，爲何又效法你先君。
你稱讚邪神辱天主，又拿着祭器當酒樽，我王的性命在他手。
就這樣爲何不罰人，現如今牆上寫的字，念一念我王你聽真。
這牆上的字分三句念法，我先把這三句念出來，然後再解說這三句的意。
思。第一句該念瑪奈。第二句該念得蛇耳。第三句該念發來斯。瑪奈是天主
計算你的國祚。日期已經滿了。得蛇耳是把你用秤稱了。因爲你太輕。不穀

分量。所以棄捨了你。發來斯是把他的國土分開。被默弟亞國和坡撈國人奪了去。據爲己有。罷耳大撒聽了這個罪案。雖然心裡害怕。到底遵守前言。不慌不忙。開起賞來了。

罷耳大撒聽心膽寒。到底他封賞要踐言。命左右遂把紅袍取緊。跟着一個金項圈。敕封他功高官職貴。通國裡名士數第三。大尼爾起初不肯受。沒把這功名攔心間。他回頭仔細又一想。這勢力大了有威權。雖然爲自己不要緊。到底爲救民不費難。這將將就就受了賞。好叫些擔民沾恩典。大尼爾一面受封賞。罷耳大撒歸筵席間。他想看罪案雖然定。也不能立時到跟前。若等上一年或半載。再設法補救也不難。這時候正在平安日。那歡樂一天是一天。這當時就把心來放。他飲酒作樂又如前。到晚上纔把席來散。就臥在龍床安了眠。不料想他的近侍臣。

常想着殺他報仇冤 左右的不得好機會 下不得毒手那一番
今晚上見他酩酊醉 躺在那床上不動彈 假裝着盡情向前去
遂把那刀子藏身邊 聽一聽鼻息齣齣响 一刀子穿過胸膛前
他見那國王死妥當 就拔起腿來竄了圈 此一後禍患連番起
大尼爾說的全應驗 咱說到這裡住一住 下一回又是亂十山
第六回 獅子定案

詩

自古以來有奸臣

千方百計誣害人

曰

可惜害人反害己

全家倒被獅子吞

聞言丟開書歸正傳且說國王罷耳大撒被刺駕崩以後到了納部葛的第三代孫國就滅了。後來默弟國王達琉司登了基。就把巴比隆城當了坡斯和加耳代亞兩國的京都。從前納部葛所用的大尼爾。仍在京城居住。達琉司王素知大尼爾的才德出衆。所以仍舊重用他。不貶他的官職。這時候達

琉司把國土分爲一百二十省。每省裡一位大員總管事務。另外又有三公。理料朝綱大事。這三公裡頭就有大尼爾。這且不說別的。先說大尼爾怎麼樣罷。

大尼爾敬主有誠心。他獨得天主賞奇恩。在朝裡無論什麼事。辦出來另外奇又新。達琉司十分重用他。專國權他數第一人。各省裡總督有了事。無論誰都得詳報君。大尼爾早先閱一遍。然後再轉本入朝門。達琉司專心倚靠他。他說一不二定綸音。文武官因此生嫉妬。個個都懷着腦恨心。大夥兒都要把他害。但半點差錯也難尋。正左思右想沒有路。忽然間妙計上了心。暗地裡彼此商量就。大夥兒一齊去面君。呼一聲萬歲我的主。真正是仁義天下聞。登基來兵強國也富。那普世萬民都沾恩。百官們享的榮華福。盡都是我主費的心。想一想大馬把恩報。

又何況我們當下臣 那有恩不報非君子 那忘恩失義是小人
現如今願把恩來報 想了個妙法光榮君 求我王出下旨一道
曉諭這通國衆人民 三十天凡事求神的 不准他私自再求神
只許向萬歲來叩懇 誰敬神定被獅子吞

按照默弟亞國和玻斯國的舊例。皇上的旨意一下。無論什麼人不能違犯。倘若違了旨意。即便按法行事。讓是皇上也不能隨便寬免。達琉司聞奏。只當這是一番好意。不想內裡藏着惡謀。所以准了他們的本章。立時就把諭旨頒下去了。按理而論。教友們遇着這般光景。只可暗地恭敬天主。閉門祈禱也就使的。那知大尼爾不是這樣來。

大尼爾教主心最誠 他不按國家命令行 每一天三次勤祈禱
住了那默想就念經 他從來不把房門閉 也不怕人看與人聽
明知道有人私查訪 他只管跪求不心驚 這一天親被仇人見

立時就進朝去奏明 說我王前天頒諭旨 原敕令通國官民行
三十天只許敬萬歲 無論誰不准敬神靈 若有人犯了這個禁
定投入獅圈不寬容 現如今首相大尼爾 他一天三次跪誦經
這原是由臣親眼見 請我王出旨照例行 達琉司一聽這番話
他心下不忍難爲情

達琉司一聽犯案的是大尼爾心中大爲不忍。注意要設法救他。可惜想了
半天沒有一法可救。到了傍晚。還是遲疑不定。衆臣們又逼着奏道。我王呀

尊一聲我王龍耳聽 這件事不是小事情 自古來我國有定例
無論誰想改萬不能 今我王諭旨頒天下 到處理人民都知情
倘若是不遵舊例辦 再出旨誰還肯依從 大尼爾因爲是首相
他更該按着王法行 這王法都是爲誰用 壞了這例子了不成
請我王急速出諭旨 快把他推在師囑中

達琉司聽了他們這番話說。明知道是大尼爾的仇人陷害了他。自己既然沒法救他。更要遲延也是無益。遂把大尼爾召到跟前說道。大尼爾呀。你的仇人設法陷害了你。我也沒法救你了。你如今去罷。朕盼望你的天主救你。達琉司剛說了這話。那一班衆人。都餓虎捕食一般。闖上來了。

這一班仇人惡狠狠。他拿着先知當犯人。齊大呼上來扭把住。只把他拉到獅圈門。遂把他擁在獅圈內。搬了塊石板千八斤。立時把圈門全杜住。又用上封條封上門。國王見他們下毒手。大大的動了慈悲心。干着急後悔沒法施。他哼呀喚的回宮門。在宮院飯也懶怠吃。只覺着心裡悶沈沈。到夜晚臥在龍榻上。那翻來覆去不安身。這一夜之間沒合眼。苦苦的忍耐到早晨。起來就跑到獅子圈。不住的兩眼淚紛紛。喊一聲愛卿大尼爾。你如今性命存不存。朕特來看望愛卿你。你若是活着來好音。

大尼爾一聽國王到。說感謝我王多掛心。臣如今還在獅子圈。並沒有獅子傷害臣。幸虧了天主仁慈大。專差來一位大天神。緊緊的閉上獅子口。不許他走近臣的身。可見是天主至公義。不准許仇人害好人。想天主既然不當罪。我王也不把罪加臣。達琉司一聽這番話。他立時變了喜歡心。

話說達琉司聽了這番話說。心裡又驚訝又喜歡。遂命近臣把大尼爾提出圈來。見他身上並沒有牙爪的傷痕。深信有天主格外的保護。真是天下所未有。古今所未聞的事情。這一面驚喜大尼爾所得的奇恩。一面惱恨奸臣們所用的惡計。立時出旨。把一班誣告的奸臣一齊反坐。連他們的妻子兒女。一併投入獅圈。近臣們一聲應命。遂就動起手來了。

近侍臣應命把旨遵。惡狠狠拿辦衆奸臣。拿住那本身拿家眷。妻兒女牽連一大羣。一個個拉到獅子圈。活活的扔到圈當心。

餓獅子幾天沒人喂 他看見食兒爭着吞 並不等身子落到地
竄上去一爪搭住身 這一個爭來那個奪 幾下裡扯住把屍分
把筋骨扯的連聲响 把皮肉嚼的血淋淋 吃完了這個搶那個
等不的罪犯落埃塵 抓住那大人撕幾塊 逮住了小兒一口吞
不多時把人全吃淨 光剩下一些破衣襟 這就是害人反害己
並害了自己一家人 達琉司見了這個樣 深信了天主是真神
回宮去出下旨一道 勸化了本國多少人 可惜有老人不歸正
下回書他要犯邪淫

第七回 先知斷案

詩

皇皇天主不可欺

隱密案情何足奇

曰

自想妙方瞞過去

誰知斷案有先知

從前右達國人被擄在巴比隆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富翁。名叫若亞矜。他家

門第清高。產業豐足。雖然被擄在外。也有廣厦千間。良田萬頃。除了自己住的院落。另外還有一個花園。花園以裡。有各樣的奇松怪石。又有無數的菓鮮花。還有一道清泉流水。環抱着園外。所以被擄的人民。借着他這處閒房。每年公舉兩個年高有德的當首事。判斷民間的詞訟。講解梅瑟的規誡。但是這一年公舉的兩個首事。雖然年高。可惜無德。衆明公雅言尊坐。聽俺漫漫道來。

說起這二位老先生。都年紀高大白頭翁。看外面像似德行大。誰知他做事沒正行。每一天辦罷公事後。衆人都散會還家中。這兩個老頭也回去。到底都懷着邪淫情。仍舊又回到花園內。偷看那美貌女花容。若問是誰家美貌女。他丈夫就是若亞矜。他的名叫做蘇撒納。原來是人才穀百成。天天到傍午散了會。並沒有一人在園中。蘇撒納就把繡樓下。來到這花園解悶情。

這一日正趕天氣熱。蘇撒納又到花園中。他看着池塘水清淺。就想着洗澡強似風。遂差去丫鬟取香料。光剩下自己一孤丁。不好了。

闖進來兩個白頭翁。

這兩個白鬚老頭起頭做事。原是各人自己的私情。彼此並不知道。這見了蘇撒納獨自一人。正是行姦的機會。所以一時都從暗裡出來。兩個人穩碰在一齊。已經都露了犯罪的惡意。隱瞞不住。這纔通成一氣。定要誘他到手。那知蘇撒納是個熱心敬主的人。性情貞潔。執意不從。兩個老人勸他說道。蘇撒納呀。

蘇撒納不要不依從。這件事沒有人透風。花園門關鎖無人見。壞不了你的好名聲。倘若是不隨俺的意。當知道謠言無証憑。俺說你私通少年輩。被我們衝散該死刑。這不但你的名節壞。還難保你的活性命。這兩樣僅你揀一樣。伶俐人別學糊塗蟲。

一陣子說的蘇撒納 他出口嘆氣自叮嚀 我若是順了他們意
喪了我貞節失了靈 我若是不隨他們意 害了我活命受辱名
罷罷罷情願含冤死 不願意玷污我的靈 這想罷就使大聲喊
盼望着有人快來衝 那老漢一看這個樣 定就的毒計甚現成
遂把那園門開一扇 也大聲喊叫捉姦情 只喊的衆人進園內
他裝腔弄調訴分明 捏造了一些妄証話 拿着些假理當真情
蘇撒納有口難分訴 他嗚嗚咽咽放悲聲 衆人們見了這件事
明知道內裡有屈情 只因爲沒有真憑據 跳在那黃河洗不清
眼看着日夕天色晚 各人都散去回家中

話說天色已晚衆人都各自回家。一夜晚景不提。只到次日早晨衆人又都
來到。訴冤的訴冤。告狀的告狀。那兩個首事的老人。一來到就先提蘇撒納
到案。蘇撒納頂着首帕同着自己的父母及合家人等。一齊來到跟前。那兩

個沒出息的老人。命把蘇撒納的首帕揭去。又任意飽看了一頓。便向衆人高聲說道。衆人聽者呀

昨日裡公事都辦完 衆人都一齊回家園 我們祇看着天還早
又回來散步在花園 望見了這位蘇撒納 緊跟着兩個小丫鬟
漫漫的來到花園內 不多時他把園門關 他又把丫鬟支出去
猛看見一個美少年 從僻處出來走上去 他二人雲雨會一番
俺二人見他犯了誠 急忙忙走到來捉姦 眼看把少年抓在手
被少年掙開一溜烟 可惜俺二人年老邁 白落了兩手攢空拳
跑了這男的沒憑據 就質問女的這一邊 這女的認死不出口
問不出李四是張三 這既經我們親眼見 這就是鐵証在跟前
每瑟的法律明明在 俺二人怎麼敢隱瞞 不得不按照每瑟例
定死刑一點不容寬 正說着遂把蘇撒納 捆起來就往法場牽

蘇撒納遭了冤枉禍。他高聲哭求。淚不乾。說：「天主你是全知的。你是我無罪真証。見造謠言他們妄証我。這都是我主親眼觀。我天主你不把我救。我這就含冤染黃泉。蘇撒納哭求如酒醉引動的衆人心痛。那父母親友沒法救。眼看著牽到法場間。幸虧了天主慈心動。差來了先知到這邊。」

話說正走之間。先知大尼爾從衆人當中出來。高聲向衆人說道：「這人的血與我無干。衆人聽這話。理有因。隨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大尼爾說道：『義撒爾的百姓。你們今天不是瘋了麼？爲什麼是非還沒辨明。口供還沒錄過。但憑兩個假見証。冒冒失失的就去殺人呢？快忙回來。問清再處。衆人聽了這話。立時回來。請大尼爾升座問供。大尼爾把兩個老人分在兩處。就單提細問起來了。』」

大尼爾升座問案情。把二老首事分的清。分開在兩處不見面。

再想着同謀萬不能 先把這甲某提到案
你硬心作惡整一輩 如今你罪惡貫滿盈
你昧着良心問斬刑 我如今命你說實話
甲某說樹名斯既洛 到如今我還記的清
快忙着下去候斬刑 這已經判定甲某案
你這個老頭不行正 見了那美女把心生
天主要如今顯公平 我如今命你說實話
乙某說樹名比里諾 在樹下把他二人衝
你的話就把你証明 您說的樹都不相對
這就是您的真憑據 定您的罪案不屈情
犯了這邪淫罪不輕 誤告人這罪又不小
命左右把他拉出去 用亂石擊死法場中
衆人們一見翻了案

都讚美天主是至公 蘇撒納更是心歡喜 大排了筵席請賓朋
那親戚鄰人來慶賀 都感謝天主大恩情 大尼爾斷罷這一案
下回書大鬧假神靈

第八回 先知破邪

詩

世人都有鬼迷心

多多認假不認真

曰

若非先知破邪妄

更有何人來問津

大尼爾雖是被擄在巴比隆。得了國王的信任。天天陪伴君王。不離左右。但國王上廟行香拜神的時候。大尼爾總沒有隨過駕。有一天王問大尼爾。愛卿爲何不敬巴耳神呢。大尼爾答道。臣只敬一個天地萬物的眞主。凡是人工造的。無論泥塑木彫鐵打銅鑄的。一概都不敬奉。不是光不敬巴耳。國王道。巴耳神與別的大不一樣。愛卿不知。聽寡人說說罷。

巴耳神眞正是有靈 他與那衆神大不同 愛卿你原來不知道

爲寡人說給愛卿聽 朕自從供奉巴耳神 親見他吃噓是証憑
上細麵天天十二石 四十頭綿羊酒六瓶 他天天吃的淨打淨
從這裡見他真有靈 這國王說罷迷信話 大尼爾冷笑好幾聲
常見過人不吃噓死 沒聽說泥胎把飢充 這國王一聽生了氣
他快召住持問一聲 神前的酒肉誰人吃 您不說實話處死刑
若真是神吃有憑據 大尼爾死罪脫不清 大尼爾連說是是是
王就該按照這樣行 這時候廟裡管事的 除家小還有七十名
諒期着密事做的妙 外間人斷然訪不清 所以纔胆大把本奏
說這樣辦法能証明 請萬歲親到廟裡看 前天的供獻都吃清
這再把供獻全擺上 鎖上門再拿封條封 到明天早晨再來看
一見這供獻便知情 倘若是供獻沒享用 就是我欺君該死刑
若供獻全被神吃淨 大尼爾想活也不能 住持們說完這番話

一個個退出廟門庭

話說住持們退出廟去以後。國王命人如數把供獻擺上。大尼爾又暗叫人把廟裡各處撒上灰塵。然後把廟門關鎖妥當。又用封條封了。這纔回朝而去。到了夜間。住持們領着自己的妻子兒女。從地道裡鑽進去。又從神台下窟窿裡鑽出來。把供的酒肉吃的淨光。然後又從原處回去。心中暗喜。自覺做事很妙。無人能知。及至到了早晨。國王伴同大尼爾一齊進廟。先看封條動了沒有。隨後開門驗看。已經把酒肉吃的罄盡。國王驚喜巴耳神的能。正要進去焚香叩拜。被大尼爾一把拉住說道。我王漫者呀。

請我王漫着進廟中。看脚印廟裡有人行。這國王低頭往下看。果然是大小脚印清。看脚印明明是婦女。還有些大人和孩童。這廟門封鎖沒有動。爲什麼有人在廟中。這其中定有詭詐計。吃供獻硬說是神靈。把住持全家都叫到。氣沖沖開口問一聲。

這廟裡緣何有脚印 早說了實話免動刑 住持們看着瞞不過
遂向着國王說實情 這原是小僧作的弊 神台下有個黑窟窿
那窟窿以裡有地道 只給俺小僧住宅通 每一次萬歲把供擺
俺合家老幼吃頓腥 這說罷國王進廟內 他看見窟窿哼一聲
恨只恨奴才真該死 這欺君之罪可不輕 遂吩咐把他全家鄉
一個個都要處死刑 下剩的廟宇和神像 都交給先知一火烘
纔道說除了這一害 國王又迷信一毒龍

話說巴比隆地方有人養的一條毒龍。本處人都敬他是神。國王也常去上香禮拜。這天剛說燬了廟宇。滅了神像。殺死住持。王又要去拜毒龍。遂向大尼爾說道。這條神龍常顯靈蹟。寡人今天去拜。愛卿何不跟我走上一遭呢。大尼爾道。臣不敬別的神靈。只敬一個天主。這條毒龍。不過是有生覺的活物。並沒靈體。如何敬他呢。王若不信。不用刀刊棍打。臣能把牠處死。國王點

頭允許。大尼爾遂把松香獸毛猪油和在一齊。用鍋煮好。團了幾個丸子。扔給毒龍。那毒龍聞着腥香滋味。不管好歹。囫圇吞下。不多一時。翻腸滾肚而死。百姓們一見這樣。就鼓起噪來。

大尼爾處死一毒龍。氣的那百姓發了瘋。又是那鼓鑼又振鼓。聚了些百姓亂打轟。直直的來到朝門外。都喊叫國王不住聲。那前天滅了巴耳神。今天又毒死我神龍。這都是大尼爾的事。俺誓要推他獅圈中。王把他交出算沒事。不交出江山坐不成。眼看着百姓就要反。王一看不交人不行。只得把先知交出去。任憑那百姓下酷情。衆人見交出大尼爾。架起來走的快如風。霎時間走到獅子圈。只聽得扑通响一聲。若問是那裡扑通响。大尼爾倒在獅圈中。圈裡有獅子整七個。天天得喂養把飢充。那肥牛兩個羊一對。每一天照數往裡扔。自從這先知進了圈。

那獅子六天肚裡空。看光景情願忍飢餓。不肯害先知活性命。

第七天有人來送飯。三千里來到獅圈中。

話說右達當初住的老地方。另有一位先知。名叫哈巴古。正往地裡送飯。忽然來了一位天神。向他說道。你快把這飯送到巴比隆。給大尼爾吃。哈巴古說。我不知巴比隆的獅圈在那裡。怎麼送法呢。話纔說完。天神把先知的頭髮抓住。舉在空中。先知手提飯籃。只覺風馳電捲一般。眼看下方的山林城郭。一恍就過。耳聽雲端的聲音。嗚嗚的响成一塊。渾身覺着翻掀不定。這三千多里的路程。一眨眼到了巴比隆的獅子圈邊。高聲說道。天主的忠僕大尼爾。天主差人送飯來了。請用飯罷。

大尼爾正在獅圈中。忽聽得有人喚一聲。這一面把飯接在手。

又感謝天主大恩情。不多時把飯吃完畢。剩了個籃子內裡空。

哈巴古拿起空籃子。天神又送他回舊城。自從這先知進獅圈。

國王常惦念在心中 這已經到了第七日 就想他生活萬不能
因爲他盡忠功勞大 也只得弔哭這一層 不料想來到一觀看
大尼爾坐在羣獅中 這國王一看沒有死 他又是喜來又是驚
喊一聲愛卿大尼爾 你的主真正有全能 命人把先知提圈外
又爲他洗冤表公平 想當時誰把他陷害 都一齊推入獅圈中
這七個獅子餓的很 那前爪抓住後爪登 撕塊肉都是囫圇咽
弄的那滿地血流紅 不多時把人全吃淨 都經這國王看分明
國王他心裡更驚訝 出了道諭旨要通行 叫人都恭敬眞天主
別的神一概都沒靈 這一部大尼厄爾傳 他的些預言述不清
另外是天主降生事 比別人說的更分明 這鼓詞難說奧妙事
若伯傳下同再來聽

若伯傳

第一回 若伯的忍耐

詩

兒女財貝莫強求

天主賞的天主收

曰

魔鬼撒遍天羅網

難把善心一筆勾

古時有一駕聖人。名叫若伯。家住厄東國戶塞地方。論支派是亞巴郎的第五代孫。給每瑟的父親亞末郎同時。若伯爲人正真無私。敬奉天主一心無二。他有七個兒子。三個閨女。論他的家業財產。是一方的巨富大家。有七千綿羊。三千駱駝。牛一千頭。驢五百匹。另外家奴院工不計其數。若看他合家人等。都有親愛和睦的表樣。真見他訓子有方。治家有道。衆明公閒來無事。聽聽他的家規怎樣罷。

聖若伯一家好人烟 有三個閨女七個男 本來是同胞手足誼
都你親我愛情相聯 又每年各人過生日 都預備慶賀擺喜筵

兄弟們一共七個整 這生日每年過七天 不但他弟兄輪流請
姊妹們也都坐席間 單等着諸事完畢後 若伯把兒們叫跟前
把兒們教訓多一會 又祭獻天主謝恩典 補一補一年犯的罪
並懇求天主賞平安 有一天正在過生日 天主用聖目矚下觀
無數的天神護着駕 還有個魔鬼在跟前 手指着魔鬼開言道
說你從那裡到這邊 魔鬼說世界全走到 各處裡我都看一番
天主說你既觀天下 誰能比忠僕若伯賢 魔鬼說你賞多大福
他這樣盡忠不稀罕 若把他家業奪了去 恐怕他立時把臉翻
天主說你既說這話 許你把財物搜損乾 無論你怎麼難爲他
不許他身體受牽連 那魔鬼領了這個命 他聽的一聲到世間
只用上一條誘惑計 引一班流民來犯邊 老若伯從此遭了禍
那飛報立時到跟前

話說這班流民。是從撒巴國來的。平常時候。都是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到了沒得吃的時候。就去搶奪打劫。無惡不爲。只因爲若伯有天主格外的保護。不敢輕易擾害。如今受了魔鬼的誘惑。忽然壯了胆氣。都拿着長鎗利劍。轟的一聲。來到若伯境內。把傭工牧人一齊砍翻倒地。趕起牛羣驢隊來。遠走高飛而去。內中有一個見機早跑的人。嚇的面如土色。一脚奔到若伯跟前。雙膝跪倒在地。就咤呼喊叫的稟起來了。

一見了若伯跪流平 叫一聲大爺你是聽 嚙的牛都正耕着地
驢也在牧場正啃青 從南邊來了大強盜 把人都殺翻倒流平
他趕起牛驢走的快 幸虧我早跑回家中 頭一個還沒說完畢
第二個忽然來報凶 一路上跑的通身汗 他喘成一塊心又驚
說啟稟大爺你知道 今天的大禍了不成 忽從那天上下雷火
只震的地裂山也崩 把羊羣牧童全打死 只有我死裡來逃生

第二個話纔說完畢 第三個來的更是驚 見若伯他並沒下跪
就冒冒失失稟一聲 從北方來了賊一夥 他分作三起來行兇
把我們三面全圍住 想設法抵擋萬不能 被他們把人都殺害
把駱駝搶去上路程 只有我幾乎沒有死 嚇煞人回家把信通
第三個話還沒住口 第四個來的快如風 他雖然不是飛毛腿
也三步並上兩步行 走到了還沒止住步 他碰的衆人哼的聲
說衆人您都別見怪 閃開路讓我稟事情 大少爺今天做生日
把筵席擺在大客廳 那少爺小姐都赴筵 猛來了一陣大怪風
只聽的山搖地也動 忽聽得扑通又一聲 我小人正在客廳外
大睜着猷眼看的清 大客廳四角全落地 那少爺小姐死在廳
報事人還沒說完備 老若伯懵了好幾懵

話說若伯一連聽了四個凶信。難受的幾乎昏暈過去。立起身來。把衣裳撕

破。剪了頭髮。跪伏在地。大聲向天主道。罪人赤身來的。還要赤身回去。富貴兒女都是天主賞的。天主都收回去罷。只要天主的聖名永受讚美。別的我都不掛戀了。若伯說了這話。並無半句怨言。這且不提。再說魔鬼害了若伯的財貝兒女。自覺得意。又跑到天主跟前。天主向魔鬼說道。魔鬼呀。

魔鬼你不必枉費心。我的人還是我的人。你害的若伯這麼苦。還不能改變他的心。他情願捨財捨兒女。不肯捨天上大父親。到如今還是讚美我。摠沒有怨言出諸唇。那魔鬼一聽這番話。他又向天主訴緣因。說財貝都是身外物。兒女也不是多關心。人愛的就是一個命。救了命失財也感恩。倘叫他本身受了害。恐怕他立時變了心。因爲你變恩成了禍。他也就忘恩成仇人。天主說這也許你做。不害他性命光害身。魔鬼他領了這個命。遂用那惡毒害聖人。叫若伯長了一身瘡。從頭上長到腳後跟。

那流膿搭血真難看 又腥瀉爛臭更難聞 本來是巨家大富戶
不幾天弄成一貧人 連一張床鋪也沒有 就在那糞堆仰臥身
刮瘡膿只得用瓦片 別的物一點也不存 聖若伯到了這地步
他恭敬天主更熱心 他妻子見他這個樣 手指着若伯恨男人
天主他叫你受這苦 你還不咒罵死歸陰 聖若伯遂把婦人叫
你爲何也學糊塗人 天主他賞福你就喜 一賞了禍患就忘恩
那禍福任憑天主賞 摠不許我們變了心 若伯給妻子說話後
又來了朋友三個人

話說若伯有三個朋友。一個叫厄里法。一個叫巴耳大。一個叫索發爾。都是知心的舊交。聽說若伯遭了大禍。急忙來看。還沒走到跟前。遠望若伯不像從前的人樣。就放聲大哭。遂把衣裳撕破。把灰撒在頭上。坐在地下。難受的一連七天七夜話也不說。若伯見朋友來到不發一言。就把自己所遭的

難述說了一遍。朋友說道：你的禍患是你自己犯罪招惹的罪罰。若伯說道：我的朋友。你們可憐我罷。因為我已經受了天主的重罰。我的救世主是永遠生活的。我知道世界窮盡的時候。我的肉身還復活起來去見天主。天主是我無罪的見證。如今我要親見他的聖面。這是我的真安慰。也是我的大盼望。若伯說罷。朋友們見他不認有罪。心中不服。天主向他的朋友厄里法說道：厄里法呀。

厄里法你們是朋情 您不該這樣理不通 若伯他本來沒有罪
您說他受罰罪不輕 您來到不能安慰他 倒叫他心裡悶氣生
您該當見他求寬免 他爲您轉求我答應 厄里法一聽天主話
遂同着二友去求情 果然都沾了天主恩 饒赦了三個好賓朋
若伯的瘡毒也快好 還他的財物加倍增 賞綿羊足數一萬四
賞駱駝六千沒有零 牛和驢全都多一半 兒女給從前一般同

先本是魔鬼把他害 存忍耐他倒立了功
看聖經這部若伯傳
紀載的言語述不清 這鼓詞光揀熱鬧事
說一個大概叫人聽
請衆位如今散了罷 儒弟德下回開正封

需弟德傳

第一回 何落弗出征

傲人只有傲心 眼中有己無人 常想把人一口吞 單誇自己獨尊 性命輕如鴻毛 騎虎不怕傷身 一往直前把陣臨 那知還有真神

提罷西江月。再把古傳明。當先創世後三千三百七十九年上。有一個獸弟國。那國裡的君王名叫亞爾發。征服了一些小國。又築了一座大城。那城大的至極。真是天下少有。世上皆無。那城牆都是石頭砌起來的。高十四丈。厚六十尺。城上四週。相隔不遠。都有城樓。那城樓都是高二百尺。樓面都是二十尺見方。兵也多。將也廣。馬步雙全。威名在外。亞爾發因此起了驕傲。一心要吞併亞西里亞。獨稱天下無敵。不料想出手一仗。被亞西里王納部葛統領大兵。把獸弟國打的一敗塗地。亞爾發也從此陣亡。納部葛得了這一場

勝仗。自覺英雄無敵。隨要征服天下了。

納部葛得勝傲心生。他注意要把天下征
都朝拜自己爲朝廷。因此這先差使臣去
若等着大兵起了手。恐怕些小國難爲情
先走到西方講和平。各國裡一見使臣到
一勸他早些來投順。總沒有一國肯聽從
就勒馬轉韁回了京。納部葛一見使臣到
愛卿你這番走一蹕。有多少國都來投誠
也許是各國都歡迎。使臣說別說那家話
不但是各國不投順。倒看着臣是刺眼釘
張口就給個倒栽葱。那一些輕慢使臣樣
王若不興兵震威武。怕他們都把我國輕
叫普世萬國稱臣子。勸各國早些來投誠
這使臣違了王的命。都也不接待也不迎
這使臣萬般無計奈。就面帶喜色問一聲
朕想着早投得便宜。這一蹕下臣撲了空
一說是叫他來投順。各國裡都是一般同
納部葛一聽這番話。

他立時氣的臉通紅。降不降那都聊可後。最不該把我使臣輕
倘若不與兵去問罪。怕的是小國來發瘋。

納部葛說罷。定了日期。就在尼尼委京城大會羣臣。向羣臣們說道。朕想着臣服四方各國。所以先差使臣通問。叫他們自己投順。這是朕的一番慈心。待他們先禮後兵的意思。那知他們不識好歹。竟敢輕慢使臣。朕要剿除那些小國。臣服天下的人心。廣揚我國的威名。愛卿們您看這樣辦法使得使不得。羣臣齊聲奏道。我主萬歲。名揚四海。威震八方。那些小國本該自行來朝。如今竟敢抗違上命。污辱使臣。我主若驅一旅之兵。剪滅小國。臣服天下。不難馬下見效。臣等要先向我主道賀戰功了。納部葛聞奏大喜。即命大將軍何落弗。親領大兵出征去了。

何落弗是個殺人精。他統領大軍出了征。光知道殺人不迷眼。
不管他投誠不投誠。他走一處來殺一處。處處都殺成血衚衕。

若有人納款來投順 開口就拒絕不領情 一遇見菴觀邪神廟
立時就拆毀一火烘 糟蹋了多些雕刻像 毀壞了多少土神靈
只因爲國王納部葛 叫人都敬他爲神明 所以把神像全毀壞
好獨把天下香火賄 原來是土神敵不過 那兵到就是一掃平
何落弗殺伐多得意 猛然間兵近白都城 這正是喊殺來快快
忽聽得探馬稟一聲 前邊有敵國攔住路 請元帥快忙紮下營
何落弗聽得一聲稟 他立時氣的眼睛紅 問一聲前邊是何處
什麼人攔路敢與兵 這國名叫做什麼國 百姓們都是那一種
他指望何人掌兵權 爲王的親征不親征 一路上大國都投順
他仗恃什麼敢硬撐 衆將官您誰能知曉 快向我本帥訴分明
何落弗問罷此言語 亞覺爾向前打一躬

列位明公。您想亞覺爾是誰呢。原是亞莫國的一位將軍。因爲亞莫國已經

降順了納部葛。所以納部葛選將興兵。亞覺爾也隨軍効用。因爲亞覺爾深知右達國的詳細。所以何落弗問到這裡。亞覺爾急忙向前打了一躬。隨向元帥何落弗說道。元帥問的這一國原來就是右達國。現下所到的地方。就是右達國的白都利亞府。末將雖然不才。這國裡的情形一概全知。既承元帥下問。請聽末將訴來。

說起來右達國有名 他就是義撒爾百姓 義撒人不把邪神敬
光倚靠天主有全能 先本來住在加納澣 後遷居厄日多國中
厄日多住了四百載 子孫們多的數不清 本國裏君臣生嫉妒
難爲的他們是不輕 他們的天主顯了聖 厄日多連番受苦情
只罰的通國忍不住 纔放出義撒爾百姓 義撒爾百姓過紅海
都不用船隻徒步行 厄日兵追到紅海內 全軍都淹死紅海中
義撒人從此回福地 在曠野遊歷四十冬 絕了糧天主降瑪納

斷了水擊石泉水清 敵人來天主來助陣 打敗過多些將英雄

他究竟進了加納嶺 把全國抄滅佔其中 從此後他的威名大

各國裡聞名心裡驚 亞覺爾說的正得意 忽聽得元帥喝一聲

元帥何落弗聽了亞覺爾一番話說。氣的面紅過耳。大聲喝道。你這是捏造謠言。妄信義撒爾人的天主。先挫我軍的銳氣。倒長起他們的威風。你這樣混亂軍情。罪該萬死。明天本帥就要進兵。先破白都利亞府。隨後抄滅義撒爾百姓。叫你親眼看看。普天下只有一個納部葛是至尊無對的。並沒有別的天主。說罷。遂命左右把他綁起來。送給義撒爾人。給義撒爾人同住幾天。等着破開城池。叫他親眼見了。再同着義撒爾人一齊處死。左右一聲答應。遂把亞覺爾綁起來了。

亞覺爾受綁上了繩 那拉拉扯扯上山峯 灣轉轉山上一條路

那走一層來又一層 只見那山高路也險 山頂上就是白都城

正愁着山路不好走 又望見一起守城兵 光怕是兵多我人少
守城兵來到不敢攆 不距遠城外一顆樹 拴他在樹上回了營
眼看着守城兵來到 亞覺爾不知吉和凶 咱說到這裡住一住
下回書兵困白都城

第二回 何落弗大困白都利亞城

詩

天主原來是至公

時辰不到不顯能

曰

同心合意勤祈禱

那有常常受苦情

四句閒言提過。書接上回說的是納部葛的大兵。將到白都利亞城的時候。右達國人一得這個警信。恐怕日路撒冷聖京重復失陷。聖堂再被拆毀。急速傳出信去。叫通國的人民。各處攔住去路。守住險要。又叫老少男女大小孩童。與工補贖。誠心祈禱。司教們又穿上苦衣。頭上撒了灰土。祭台上罩上粗布。那一些哀懇苦求的景況。真給平常大不一樣。另外白都利亞府城。派

兵把守的更嚴。豈知正在巡查的時候，猛看見來了幾個敵兵，把一個人拴在樹上，一溜烟的走了。守城兵走到跟前，把他放開，送到鎮台衙門裡，見了鎮台阿濟亞，稟明敵人拴他的光景。阿濟亞就審問他了。

問一聲：你是什麼人？拴在你樹上是何心？常言說：敵人多詭計，你不說實話，命難存。倘若你說出實情話，我設法保存你的身。那人說：既承大人問，虛假話何敢出諸唇。我的名就叫亞覺爾。俺本是亞莫一將軍，因我國降了納部葛，俺也就効用步後塵。大元帥名叫何落弗，一來到貴境，問清真，那時俺末將出口對說：貴國總不敬邪神，只恭敬一個真天主。天主常保護他的民，多嚕有敵國來交戰，天主就顯聖破敵人。一句話氣惱大元帥，他把我捆送交你們，單等着他把府城破，叫我與你們同歸陰。亞覺爾說罷這些話，衆百姓嚇的跪埃塵，求天主保護你百姓。

萬勿把我們交仇人 現如今敵人驕傲大 你的民受辱殺萬分
求吾主你把全能顯 快快的壓伏驕傲人 求罷又囑咐亞覺爾
你如今可以放寬心 你敢向異教讚揚主 天主必賞你一番恩
從今後你也敬天主 也可以携眷投我們

說罷天色已晚。阿濟亞叫衆人各自散去。遂留亞覺爾和自己同席吃了晚飯。又會齊城裡的人等。同到公堂祈禱。自從黃昏直到早晨。一夜不斷哭求的聲音。亞覺爾見了義撒爾人這樣恩情相待。他們又都上下和睦。親愛無比。一點也不仗勢欺人。祈求天主又十分誠敬。心裡實在佩服。這且不表。到了次日天明。大元帥何落弗就下了命令。進兵攻圍白都利亞城了。

這次日早晨天色明 何落弗進攻白都城 他親領馬軍兩萬二
又一十二萬步下兵 另外有降軍無計數 霎時間旌旗蔽了空
那鼓角喧天震破耳 那鎗刀劍戟擺幾層 不多時把個白都府

從四面圍的不透風。義撒爾百姓見這樣，個個都嚇的心裡驚。這一面哀號求天主，又一面各處救護城。急忙忙伐樹截路程，各處的險要緊把守。何落弗一見勢難攻，帶領着騎兵十幾個，就繞着山嶺看情形。見那城築在山頂上，那水從外來入城中，想來那城裡沒泉水。遂截斷泉源水不通，果然是城裡短了水。城裡人黑夜偷出城，走到那山溪汲流水。暗暗的回去進城中，敵人的巡兵留心看。見了那元帥裏分明，大元帥勸明積水處，各處裡派兵一百名。那黑夜白日儘把守，二十天城裡不能撐。果然是各處水短少，渴的些兵民不聊生。許多的男女共老幼，都你言我語亂轟轟。大夥兒去見阿濟亞，出口就抱怨動哭聲。

話說城裡的百姓渴的沒法，都齊成夥子。走到阿濟亞跟前，抱怨說道：你光

仗着勢強爭勝。只到如今。不肯投順亞西里亞人。現如今城裡滴水全無。再待幾天都要渴死了。快忙投降罷。投降請罪。雖然低頭伏小。服事仇人。強似活活的渴死。百姓們說了又哭。哭了又說。都是哭的眼乾。說的啞噪。阿濟亞見了這般光景。禁不住兩眼流淚。勉強着大聲說道。弟兄們哪。

衆弟兄既然願投降。這件事我也不攔擋。到底是天主仁慈大。我們人不可失了望。或者是天主堅固我。試探的我們時候長。或者是我們罪惡大。還沒有開恩賜良方。弟兄們受苦多忍耐。再等上五天有主張。若五天天主不垂憐。到那時設法再投降。這五天祈禱做補贖。另外的加工不尋常。阿濟亞說罷此言語。衆百姓一齊進公堂。大夥兒跪在流平地。一個個祈禱着了忙。也有那頭上把灰撒。也有那兩手撕衣裳。也有那慟哭淚如雨。也有那哀號轉了腔。那白頭老翁倒在地。那紅粉佳人搥胸膛。

另外是孩子心懇切。那死去活來好幾場。這說不盡的祈禱苦。

怕的是五天要投降。閩城裡驚動那一個。儒弟德是個小女娘。

儒弟德家住白都利亞府。是西默盎族裡的閨女。長的容顏美麗。如花似玉。真如天神一般。又熱心恭敬天主。後來嫁給大家子弟瑪納塞爲妻。可惜過門以後。他的丈夫往地裡去看傭人割麥。偶然中暑。一病而死。儒弟德從此在家。身穿苦衣。謹守嚴齋。照常熱心事主。不但自己的大家大業一點不管。連別人的閒是閒非一概不聞。他的聖德善表是人所共知的。這一天正在自己家裡。聽說阿濟亞許了百姓們五天投降。儒弟德心裡怪異的很了。

一聽說五天要投降。儒弟德立時心悲傷。遂請到二位大耆老。

在自己家裡細商量。加伯利同着加爾米。這兩位耆老識見長。

儒弟德見面深深拜。問一聲二老您知詳。爲什麼鎮台阿濟亞。

許百姓五天要投降。他說的這話不是話。各樣事天主作主張。

天主要加給我們禍 什麼方也都難躲藏 想歷代聖祖奉主命
各樣的困苦也都嘗 那苦去甜來終有盡 天主纔待他是忠良
把奇恩賞過多和少 真超過父母愛兒郎 還有些不肯受世苦
都得了猝死命不長 那前頭有車轍還在 爲什麼失望變心腸
加苦難不是叫人死 是叫人回頭改過方 倘若是補贖沒做穀
再苦求饒赦加工長 今天主要借奴的手 把他的聖名要顯揚
請衆位也爲我求主 相帮我出城免災殃 二老人聽罷此言語
就知主默啓有良方 準備着婦人出城去 下回書夜晚間急忙

第三回 儒弟德夜斬何落弗

萬將無敵英雄 震天動地威風 只因貪戀女花容 死在婦人手
中 敵人來的勇猛 主將死的不明 千軍萬馬亂了營 雲消霧
散吹燈

話說二位耆老回去以後。儒弟德到了避靜屋裡。穿上苦衣。把灰撒在頭上。跪在天主台前。苦求了多時。立起身來。回到自己樓上。梳洗已畢。又換上吉服。那渾身上下。打扮的如同天神一般。那一團的德容道貌。又令人十分可愛。打扮完了以後。又命丫鬟拿着葡萄酒。麥麪餅。阿里瓦油。肥菓。彌餅。五樣吃物。隨身帶着。作伴同行。走到城門口。天還沒有發亮。阿濟亞和耆老們早已在那裡等着。一見儒弟德那等容顏。心裡都十分驚喜。一齊向他祝福。這且不表。儒弟德帶同丫鬟出了城門。就順扑亞西里亞的大營去了。

儒弟德邁步出了城 東方裡出來曉明星 他攀藤扶葛把山上
那山路崎嶇不易行 順扑着敵營往前走 猛然間遇着敵人兵
那敵兵開口把他問 大早晨出門爲何情 儒弟德順口開言道
我家住就在這城中 因爲這城裡被圍困 那終久難脫破開城
城裡人執謬多倔強 盡都是寧死不投誠 我想着同人一樣死

不如我自己投貴營 求只求將爺行方便 見元帥爲俺稟一聲
倘若是元帥收留俺 包管他垂手就成功 敵兵說婦人把心放
大元帥待人極寬容 來來來隨後跟我走 我先見元帥稟一聲
話說不多一時來到中軍帳前。那兵先稟報了元帥。儒弟德隨後進得帳去。
見元帥何落弗高升虎座。遂就跪在帳下一動不動。元帥命他立起身來。仔
細一看。開口讚揚道。好個德貌雙全的女子呀。

不料想義撒爾人中 還有這等的女花容 看德容才貌全都有
真堪爲普世女魁英 這婦人若不來投順 怎麼能破了他的城
這也是本帥命運好 破城的機密在其中 回頭來囑咐裙釵女
你早來投降有大功 不但我不肯難爲你 我且是待你高一層
你如今從實把話講 爲什麼出了白都城 來到我營裡幹何事
把實話說給本帥聽 儒弟德開口回言道 尊一聲元帥聽分明

納部葛如今鴻福大。將來這各國都投誠。大元帥天下無敵手。
奉王命領兵來西征。大小國已經都投順。只有這我國白都城。
現如今城裡斷了水。眼看着人人活不成。可惜是他們還個強。
都破死破活也要撐。小奴家不肯這樣死。纔暗地逃出活性命。
求只求元帥收留俺。俺相幫元帥破這城。當知道這非平常國。
盡都是義撒爾百姓。論本來他們罪惡大。氣惱了天主不寬容。
到底是要把這城破。還得求天主把手鬆。元帥若許俺勤祈禱。
夜晚到山裡去念經。求天主許把這城破。這不入就能立大功。
元帥說念經能隨便。任憑你夜晚到山中。

話說元帥何落弗。聽了儒弟德一番花言巧語。信以爲真。許了儒弟德夜頭。
早晚隨便出進軍帳。往山裡避靜地方祈禱。不許巡兵查問攔擋。又在軍庫。
裡預備一間清靜帳房。留他住宿。又叫內侍臣事奉伺候。每日三餐。都和元

帥一樣飯食。儒弟德連連稱謝說道。貴營裡的吃物。有碍教規。不便食用。我自有帶來的吃頭。主帥無須費心說罷。自此以後。儒弟德早晨晚上。隨便出帳祈禱。無人查問。到了第四天。元帥何落弗大擺筵宴。款待衆位將官。便向內侍臣瓦傲說道。你看義撒爾人婦女。美貌無雙。本帥願意和他同席赴筵。煩你把他請來罷。

義撒爾女子美無雙 請他來赴筵歡一場 常言說請客客不到
主人的臉面是難當 我命你瓦傲把他請 多說些好話却不妨
千萬的你把他請到 別叫我本帥無面光 內侍臣連說是是是
遂走到軍庫一帳房 恭敬敬見了儒弟德 說元帥命我到這廂
今擺筵要把將官請 也請你一同到那方 那酒席筵前屬目地
准備你一去得光揚 你千萬別說推辭話 怕的是元帥無面光
婦人說奴是女流輩 主帥的台愛怎敢當 既來到小房承恩召

這已經榮幸不平常 只得是有召必從命 怎麼敢違拗把情傷
這說罷梳洗多打扮 攙委委走到中軍傍 何落弗一見婦人到
只喜的心花鬪芬芳 遂說道今天你來到 令我們滿席都增光
請只請快快落下坐 咱大家放量喝一場 儒弟德回言開笑口
急稱讚主帥好心腸 既然是盛興擺席筵 俺豈不盡力飲酒漿
但美酒只可放量飲 若吃頭我自有乾糧 請主帥不必見此怪
爲的是教規不便當 這說罷舉杯把酒飲 儒弟德奉勸着了忙
衆將官個個心歡喜 那越喝越饒越快當 另外是元帥更高興
就一氣一杯飲黃湯 好比就牛飲清泉水 那壺到盡乾進肚腸
不多時元帥酩酊醉 他東倒西歪扶着牆 就把他架在床以上
遂一覺睡到黑甜鄉 衆將官也穀十分醉 就散席各自回帳房
內侍臣一看大元帥睡了衆將官走了。遂把元帥的門帶上。自己也就安歇

去了。單留下儒弟德在元帥帳裡。儒弟德是個有心事的人。當時沒有喝醉。這見元帥睡的鼻息如雷。一動不動。帳裡又沒有別的一人。就想這是下手的絕妙機會。遂把元帥的寶劍。暗暗的拔出鞘來。一手抓住元帥的頭髮。一手舉劍正對元帥的頸嚨。默求天主說道。我主助我。那寶劍隨聲落下。連刊兩劍。把頭刊吊。連忙割了一角幃帳。把頭包好。交給丫鬟拿着。這便出帳而去了。

手提着人頭出了營。黑暗暗對面看不清。只當是婦人往山裡找地方。又行祈禱功。因此這一路無阻擋。同丫鬟一齊上山嶺。急忙忙來到城門下。遂把這門軍喊連聲。說你們快把城門閃。今夜晚天主顯了能。那門軍聽說不怠慢。閃開那城門看分明。果然是前天儒弟德。帶同着丫鬟回了城。遂稟到耆老和總鎮。都來到一看喜心中。滿城裡百姓也來看。都齊向婦人問一聲。

敵人的動靜怎麼樣 他來到破城不破城 婦人說別說破城話
元帥的首級在此中 小丫鬟快拿頭來看 何落弗被殺是真情
現如今緣由莫細講 請總鎮提兵快出城 這時候趁他不堤坊
必定是一戰能成功 阿濟亞一聽此言語 他立時領兵出了城
敵營裡一看人馬到 就快稟元帥他知情 在帳外就把元帥喊
那左喊右喊不答應 無奈何進帳自一看 血淋淋鮮血滿床紅
元帥的死屍躺在地 他的頭已經永無踪 急忙忙又找儒弟德
總不見婦人那裡行 喊一聲不好元帥死 這場天大禍可不輕
兵士們一聽這件事 滿營裡成了無王蜂 這無主自亂就要跑
右達兵又都出了城 元帥頭懸在高杆上 催陣鼓打的鑼鑼鑼
下山來就把敵人赶 殺的那死屍亂轟轟 只殺的敗兵沒踪影
纔回了敵軍紮的營 敵營裡丟下金銀寶 各樣的東西數不清

衆兵民見了這些物 就往這城裡儘搬登 直直的搬登一個月
纔搬的東西一掃空 這就是婦人儒弟德 他熱心求主顯的能
儒弟德謹遵天命 他全節全身又全靈 只活了一百零五歲
纔離了紅塵把天升 咱說到這裡住了罷 多俾亞小傳後來聽

多俾亞傳

第一回 老多俾亞失目

恒心敬主守規 忍耐世苦盡道 濟孤憐貧有功勞 再加熱心更
妙 天主公義昭彰 常常現世有報 莫說行好不見好 還是時
辰不到

西江月題過書歸正傳這部書說的是天主造天地後三千二百八十六年
就在我們中國周桓王第六年上撒瑪利亞國加里肋亞省裡出了一駕聖
人名叫多俾亞。這駕聖人就是乃福大里的後代。自幼喪父失母無人照管。

他却自己立了一些奇妙善功。列位不知聽俺在下漫漫道來。

多俾亞本性多善良，各樣的善功不平常。他本家住在撒瑪里，後住在亞西里亞邦。那京城名叫尼尼位，就在這城裡安家鄉。衆明公不知就裡事，聽在下漫漫道其詳。亞西里那時多強盛，出了個撒爾瑪納王。他與撒瑪里不和順，領人馬立時動刀槍。亞西里嗣後得了勝，把人民擄在他地方。被擄的就有多俾亞，他原是被擄在那廂。他見那被擄多親故，所以纔天天瞎遊蕩。哎，先說多俾亞是個有德行的。這怎麼又說他天天出去瞎遊蕩呢？難道遊蕩還能遊蕩出好人來了麼？列位不知聽俺往下講來。

被擄人在外苦不堪，不是那少吃就缺穿。也有那長瘡害疾病，也有那鰥寡守孤單。多俾亞可憐他們苦，天天要看顧好幾番。見了那病苦多安慰，遇着那貧窮施銀錢。他天天出門立善表。

各樣的功德要周全 那國王聽說他這樣 賞賜他寶銀整十元

這十個元寶得到手 沒出去京城全花乾

列位明公。您說多俾亞他又不花浪蕩錢。爲什麼不出京城。把十個元寶花乾了呢。哎。衆位聽呀

這十塊元寶手裡存 正走着遇見一鄉親 這鄉親名叫加伯祿
是一個年高有德人 他從前是個大富戶 這歇鍋斷囤受了貧
多俾亞見他貧如洗 就立時出借十塊銀 加伯祿親把借帖寫
并不講利息一半分 遞給他借帖接銀子 多俾亞接帖回家門
在家裡沒有別的事 他還是照常周濟人 他不但常把活人救
若見了死人更盡心 此後來換了惡皇上 各處裡尋殺擄的民
多俾亞不管那些事 剗下坑又要埋死人 惡皇上聽說他這樣
就誓要殺他家滿門 忽然間天主罰王死 多俾亞隨後請鄉親

話說多俾亞請客。不是有別的事故。是因為古教的風俗。凡到瞻禮之日。就要擺席請客。聚在一同慶賀。多俾亞先是富足日子。逢到瞻禮之日。都按風俗而行。如今雖然日生落薄。家業殘敗。還是不改舊樣。所以又要擺席請客了。

自古來瞻禮是罷工。多俾亞擺席請親朋。殺了個犏牛下鍋煮。宰了個綿羊加油烹。老草鷄當成鳳凰菜。小鯉魚帶湯混水龍。黃瓜鷄就叫肉裡薊。蝦米韭孫猴鬧天宮。各樣的菜物預備妥。霎時間提出酒兩瓶。這一瓶原是葡萄綠。那一瓶另是狀元紅。多俾亞在家把席擺。多俾亞請客回家中。

列位。您想說書的說差了。怎麼在家擺席是多俾亞。出門請客又是多俾亞呢。這一個多俾亞還能分到兩下裡麼。不是這個說法。原是兩個多俾亞。在家擺席的是老多俾亞。出門請客的是少多俾亞。他是親父子爺兒倆呀。怎

麼都叫多俾亞呢。因爲這個名字的意思。解說天主是聖的。自己不肯忘了天主。也不肯叫自己的兒子忘了天主。所以也起名叫多俾亞。若說少多俾亞請客回來怎麼樣了。列位再漫漫往下聽來。

小多俾回家進門庭 高叫聲父親你是聽 兒出門請客回來路
正遇見死屍在路中 老多俾一聽這句話 他兩眼落淚放悲聲
急忙忙出門往外走 顧不的照料衆親朋 他可是三步並兩步
就背起死屍臭烘烘 說這人又是鄉親友 爲什麼被殺這麼兇
他一行背着一行走 一路上哭的不住聲 進大門就往院裡跑
直跑在內宅小房中 把死屍輕輕放在地 纔關上屋門整面容
雖止住大哭合小叫 還長吁短歎進客廳 衆親友見他這個樣
都對面責斥不留情 這個說從前埋死屍 你幾乎沒喪老性命
那個說如今饒你死 爲什麼還不改毛病 這個說肉身終有壞

就讓是不埋也稀鬆 那個說人死無知覺 你金鼎玉葬也無功
那你一言來我一語 老多俾當成耳旁風 直到了日夕天色晚
衆親友散席回家中

話說這個死屍並不是多俾亞的三親六友。也不過是同教之人。被這國裡的百姓殺害。何至於如此痛哭呢。到底多俾亞熱心愛人。一見了死屍仰臥。被那禽獸糟蹋。心中不安。所以任憑親友們怎麼譏諷。只管不聽。一到了日夕客散。他又埋死屍去了。

那日夕親友回家中 老多俾夜晚去剗坑 他剗坑儼的一身汗
直到那埋好把墳封 照常是見屍就埋葬 儼的那老漢可不輕
這一天儼的身乏倦 坐在那簷下睡朦朧 房簷上就是燕子窩
燕子屎屙了兩眼睛 兩隻眼受了燕糞毒 那二目雙瞽失了明
他拿着眼睛不要緊 更感謝天主大恩寵 來了些親友把他看

都抱三怨四瞎咕嚕 這個說光知行善好 那行善就是這報應
看人家作惡也沒事 你行善爲何禍更凶 那個說惡人受罰死
你不該葬埋盡厚情 不認人光知行善好 天主纔罰你倆眼睛
衆親友一齊來抱怨 都七言八語不中聽 多俾亞聽這糊塗話
他開口叫聲衆親朋

話說他的些親友們都是說他因爲行善受罰。個個糊言亂語。多俾亞聽着
不順情理。可就不得不責斥他們幾句了。

說一聲親友莫糊云 您說的這話味良心 想前代聖祖受的苦
比着我受苦重十分 他不受大苦不成聖 那苦盡甜來成聖人
咱莫論您來莫論我 盡都是聖祖後代孫 雖不敢妄想咱成聖
咱至少也該學他們 從今後你們閉上口 總不要糊言壞良心
老多俾亞把他們責斥了一頓。他們都是屬鵝鵝的。一個一個的都溜了圈。

啦。下閃老多俾亞。倆眼已經瞎了一對。不能出門再行那些善功。只得照常在家。不是念經。就是默想。過去一天。又來一年。漫漫的家業貧窮。度日艱難了。

多俾亞雙瞎又貧窮 光指望夫人過日生 夫人的名字叫亞納
他給那鄰居做傭工 每一天掙的一天飽 緊緊手也就吃不消
這一家三口往前過 盡都是亞納他的功 這一天鄰居不方便
干想着給錢手裡空 可就是萬般無計奈 給了個小羊當傭工
這亞納抱羊回家轉 他放在自己羊圈中 不料想小羊一聲叫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咱歇歇喘喘再告誦

第二回 少多俾亞討賬

詩

善人受苦皆有因

原來堅固忍耐心

曰

剛纔走到絕人路

開道忽然有天神

四句閒言推後。書接上回。說的是老多俾亞又瞎又窮。指望夫人亞納。給鄰居家織織紡紡。賺些工錢。養家糊口。趕着這一天。鄰居家沒有錢了。給了一隻小羊。夫人亞納抱回家來。纔說放在自己圈裡。那小羊縣的一聲。被老多俾亞聽見了。

忽聽得小羊叫一聲。老多俾納悶失一驚。光知道有圈無羊在。不料想鄰居償傭工。這開口就把夫人叫。叫了聲夫人你是聽。咱家裡無羊我知道。爲什麼小羊叫連聲。若要是偷的還本主。若昧的放他出門庭。自古來貧富都有命。那外財不富人命窮。別看這羊小錢有限。一遭了顯罰就不輕。老多俾說罷情理話。夫人亞納原是一個賢慧夫人。雖然受些窮苦。情願自己傭工做活。也不願意犯一個偷盜的罪。這一聽丈夫說了個偷的昧的。可把夫人亞納氣腦了。這一聽丈夫話無情。他無名大火起心中。遂照着丈夫開言道。

我說句實話你聽聽 這不是偷來不是昧 原是我織紡掙的工
鄰居家無錢償工價 他給個小羊好出生 爲什麼說我偷和昧
你睜開你的瞎窟窿 從前的家業誰勝咱 生生的叫你敗壞窮
那時候你不識人勸 如今你怎不吃善功 咱一家老少親三口
光靠我一人過日生 你雖然無眼有圈在 我多咱偷摸把人坑
夫人亞納說了一些怪言怪語。若攔到別人身上。實在忍耐不住。到底多俾
亞知道他是個賢慧夫人。只因爲限今窮極。他又賺吃賺噓。過於勞苦。擔不
的話不投機。難免不使性子。也想他將來不能不後悔。所以把這個悶氣丸
就吃下去了

老夫人說話是難聽 多俾亞忍氣吞了聲 究竟是悶氣出不盡
忙跪到主前訴苦情 說天主你是我的主 你至仁至慈又至公
自從我被擄受的苦 到如今一天沒安生 論我罪本來該受罰

但賴你仁慈求寬容 赦了我從前犯的罪 賞賜我一死得安寧
也省的引人多犯罪 減少了你的大光榮 老多俾求罷欠身起
就覺着心裡很太平

話說老多俾亞跪在天主台前。苦苦的哀求了一頓。只願意早死。不願意掛連別人犯罪。求了以後。覺着心裡很平安。就想是天主聽了自己的祈求。不久就要收自己的靈魂了。因此就把少多俾亞叫到跟前。要細細的交代清白。了。

求罷了天主心平安 就想看不久離世間 他出口就把我兒叫
叫一聲我兒到跟前 我眼看就要離世界 一些事我要交代全
第一你等我死以後 當緊按教規去殯殮 第二你母親恩情大
當緊要赤心報恩典 第三你母親百年後 當緊要合葬我身邊
第四你摠別忘天主 當緊把十誡遵守全 第五你多次行哀矜

當緊別吝惜半文錢 還有那克罪七大德 還有那哀矜十四端
天主的道理說不盡 你樣樣要學古聖賢 除此外還有一件事
只爲咱日生甚艱難 你小時親友加伯祿 他借的銀子尙未還
以後他回到辣海府 他那裡不缺銀子錢 我兒你把賬討在手
我死了發喪不作難 老多俾囑咐多一會 小多俾討賬費周轉
老多俾亞說來說去。說到辣海府的賬目上去了。就叫小多俾亞快去要賬。
你想這尼尼物城。到辣海府一兩千地。他自幼又沒出過遠門。可就犯起難
爲來了

少多俾領命作了難 叫一聲父親你聽言 兒自幼沒把遠門出
怎知道辣海在那邊 阻隔着千山和萬水 還不知路上走幾天
倘若路上有好歹 我爹娘怎能不掛牽 兒又不認識加伯祿
他怎麼能把賬來還 老多俾一聽心沉吟 把妥當方法想在心

說我兒不必煩打算 我既然叫去就有門
到那裡認帖就認人 借帖又是他親手寫
也別愁路還沒走過 有的是大道不斷人
找一個同伴隨後跟 老多俾說罷這些話
他站在門前只一望 見路旁一位少年人
他聰明伶俐智謀深 那腰裡繫着纏絲帶
手提着衣襟停身站 左右的像個行路人
他這纔開口問言音 說尊客你往那裡去
少年說我往辣海府 你願意跟着快起身

少多俾亞正要找個領路的。這出門就遇見一個上辣海府的少年人。湊的這麼巧呢。列位是您不知。因為老多俾亞受了夫人的責斥。心裡憂悶難過。跪在天主台前苦求了一頓。動了天主的慈心。原是打發來的一位天神。少

多俾亞那裡知的道呢。光聽他說是上辣海府的。這就喜的滿面春風了。

客一說他往辣海城。小多俾喜的帶春風。說尊客你先門前站。

等小子回家稟一聲。這說罷回家見了父。就從頭至尾說分明。

老多俾一聽心歡喜。立時要請客到家中。小多俾領命把客請。

少年人隨後緊跟從。他見了老人施一禮。又口稱多福問安寧。

老多俾開口回言道。這瞎人無福一場空。少年說天主可憐你。

不久就賞你倆眼明。這少年說的實情話。老多俾却當耳旁風。

這少年說的不久就蒙天主可憐。賞賜二目重開。兩眼復明。這原是實話。後來真能應驗。到底老多俾亞沒有這個盼望。只當是見面的幾句禮貌話。所以也沒有擱在心上。就說起上辣海府的事情來了。

說尊客既往辣海城。那裡有我的好親朋。他的名就叫加伯祿。
到如今俺倆信不通。我要差小兒去訪友。敢煩勞大駕同伴行。

請尊客路上多照顧 等回來重重謝恩情 少年說莫說囑託話

咱因親而親一般同 加伯祿是我熟親友 素日我常住他家中

請一請你老把心放 你的兒路上我照應 少年人說罷知心話

老多俾這纔問姓名

老多俾亞說。既然如此。我可就放心了。但沒有請教尊姓大名。少年說。賤名亞雜理。我的父親就是亞納尼。敢說這天神怎麼他說叫亞雜理呢。因為他借的亞雜理的形像。所以也頂名叫亞雜理。老多俾亞一聽。就說哦。尊客果然是名門大族。可是老夫眼睛不認的泰山了。

老多俾一聽少年名 是名門大族一後生 你看他稱讚不住口

又說道眼睛失逢迎 客既是名門大族後 這一去不必掛心中

咱攔住閒言合碎語 這背起行李要起程

老多俾亞聽了少年千安萬穩的話。心裏十分寬快。便叫人取出行囊來。交

交給他們。隨又囑咐少多俾亞說。我兒這番出門。天主賞賜你一路平安。我也在家裡爲你們念經。就此可以起身罷。當緊速去速來。不要耽誤時刻。省的父母掛牽。說罷。少多俾亞接了行囊。拜辭了雙親。可就洒淚而別了。

接了這行囊辭雙親。緊跟着少年出了門。他家裡有個小巴狗。左右的不離小主人。往前看少年引着路。往後看小狗隨後跟。那走一步來跟一步。那過一村來又一村。那渴了嗑茶又快走。那餓了打餞又起身。一路上正是來好快。那日落西山天黃昏。那牛羊歸棧鷄上架。那行人入店鳥投林。帝格里河水清又淺。少多俾亞要洗腳上塵。剛脫了鞋襪把河下。出來個怪魚要吃人。少多俾眼看遭大禍。下一回書裡敘綸音。

第三回 少多俾亞求親

詩

正夫正妻自一雙

惡鬼不能害善良

曰

若看撒辣七夫死

單等多俾小才郎

話說少多俾亞和那少年一路行走。忽然看見夕陽在山。正是行路之人。找店投宿的時候。小多俾亞到了帝格里河。見那河水清淺。便要下河洗腳。那知道腳纔入水。只聽得水裡呼噓一聲。不好了。

一路上行走日平西。那路上行人到處稀。帝格里河水清且淺。小多俾亞要沈腳上泥。那知道纔下一條腿。出了個怪魚真是奇。他翻滾撥浪張着嘴。正對着多俾來的疾。少多俾一看心害怕。多虧了少年有心機。

少年說道。你不要怕他。你把他的苦鰓攥住。拉到他岸上。他就有勁沒處使了。說話不及。那魚來到跟前。小多俾亞急忙攥住苦鰓。攥了攢勁。呼噓一聲。把魚拉在岸上。少年說道。有這一個怪魚。可就辦好事了。

這一個怪魚世上稀。用着他得之不容易。你把那魚心魚肝胆。

掏出來你可另收拾 這就是上等好藥料 那百發百中數第一

下閃的魚肉滋味好 到店裡治熟路上吃 這少年把話說一遍

小多俾抽刀把魚刷

少多俾亞聽了少年的話。拔出刀子來。把那魚肚剖開。掏出魚心魚肝魚胆。另外包好。一齊帶到店裡。治辦妥當。住了一夜。到了次日早晨。就隨着那位少年出店而去了。

少多俾出店便登程 他隨着少年一路行 這路上走着開口問
就提起怪魚那營生 昨日裡收拾心肝胆 是什麼用處不知情
光說這三樣好藥料 不知道能治什麼病 因小弟年輕見識淺
只得是領教問長兄

話說少多俾亞問這魚心肝胆。不知道中什麼藥料。治什麼病症。小弟願意領領長兄的大教。少年說道。你裏問那魚心肝胆的用處呀。少多俾亞說正

是少年說。你聽罷

這魚肝魚胆合魚心 用着他真是效如神 那心肝他能攢魔鬼
那魚胆能治瞎眼人 把心肝放在火以內 天大的魔鬼怕烟熏
拿魚胆照着眼一抹 那瞎眼立時看的真 這一行說着一行走
猛看見城池合鄉村 少多俾就把少年問 咱今夜何處去存身
二人連說帶走。不多一時。少多俾亞望見城池不遠。就問今夜晚上。咱往那裡投宿去呢。少年說道前邊有你的親戚。今天正該住在那裡。這事我要不說。你可知道了

少俾說前邊一庄村 那就是你家老鄉親 這事你從來不知曉
我說個情由你聽真 你親戚名叫辣古爾 他是個富戶良善人
他沒有男兒承家業 光有個撒辣女釵裙 那撒辣俊俏多賢慧
他恭敬天主又熱心 到他家你要求親事 准把你留住宴新婚

這一個女婿兒半個 那家業同他平半分 到後來還贖那一半
這萬貫家產配新春

這少年說來說去。說到求親的事情。少多俾亞雖然沒有往他家去過。也常耳聞他家有個閨女。嫁過七個男人。都是起頭一進喜房就死。自己也怕遭這樣的橫禍。就向少年說道。這求親的事情。可不敢從命了。

一聽說求親這一端 小多俾沉吟好幾番 聽說他有個窈窕女
果然是美貌第一賢 只因爲嫁過七男子 都初婚一夜染黃泉
我若是同他結親事 恐怕我不死難上難 可惜我沒有兄和妹
我一死父母命難全 那死活雖是天主意 也不該自己找危險
少多俾說罷前後話 驚動了那位小少年

話說撒辣死過七個丈夫。就讓少多俾亞不說。那少年也早已知道。只因爲少多俾亞怕死。不敢求親。少年說道。你不要害怕。只管求親。我自的道理呀。

少多俾怕死不求親 又驚動少年把話云 說天主罰那七人死
全爲的他們犯邪淫 都不知婚配有正義 怎能同撒辣結婚姻
你配了撒辣入房內 先斷絕你的邪淫心 只得是三夜勤祈禱
還得燒魚心使烟熏 那魔鬼不敢入房內 再按着正理配天倫
一心爲生養傳人類 管保你災害不臨身 這正說之間來好快
猛來到辣古爾家門

二人在路上你問我答。心裡十分契合。不知不覺。來到辣古爾的門首。那少年領着少多俾亞一直進了內院。如同常來過的一樣。見了家主辣古爾。急忙打躬施禮。說道老先生家有閒房。小生特來借宿了。辣古爾連聲說道。好好。隨把二人領到客廳以內。讓坐。坐下。長話截說了罷。這就叙起家談來了。

辣古爾讓坐待客廳 他連說帶笑顯愛情 他夫人也是叫亞納

也在那客廳去照應。只因為客人纔落坐，還沒問家鄉和姓名。辣古爾仔細留心看，只打量多俾那面容，那越看像貌越面善。

就暗向夫人說一聲：

辣古爾把少多俾亞打量了一頓，就轉過身去，向夫人低聲細語的說道：這位少年的面目，就給咱親戚多俾亞是一模一樣的。說罷，就回過頭來問道：請問客人貴住那裡？是那一族氏呢？二位答道：敝住尼尼位京城裡頭。乃福大理就是我們的本族。辣古爾說道：您二人既然住在尼尼位，我可想起熟識人來了。

辣古爾聞言開笑容，忙把那客人問一聲：您二位既住尼尼位，有我的親戚您知情？親家名就叫多俾亞。他立了一些大善功。那周濟窮人猶小可，埋死屍親自去剗坑，自古來善人也不少。待承人那有這恩情？這正是稱讚不往口。那少年捫嘴笑一聲：

話說辣古爾正在讚揚多俾亞的時候，那少年照着少多俾亞把嘴一掬，說道：「這就是你親戚多俾亞的令郎辣古爾，遂就看着少多俾亞說：『怎麼說這就是我親家的兒子麼？』」少年說正是，辣古爾哈的一聲，就把少多俾亞抱在懷裡，說我兒拉，你可來了。

辣古爾喜的哈一聲，急忙把多俾亞抱懷中，他又是親來又是愛，且把那兒叫連聲，你本是聖人，他的後，准能沾聖恩，有大成。這一面說着，一面笑，止不住喜淚往下傾，亞納和撒辣旁邊站，也一齊動了親愛情，一個是喜的如同哭，一個是哭的帶笑容。

辣古爾認親情不厭，又快治酒飯要接風。

辣古爾抱住少多俾亞，親愛了一頓，忙吩咐家人快治酒飯，給二位少年接風。那家人聽命，慌忙走到廚院，又是殺雞，又是宰羊，不多一時，把酒飯預備妥當，纔要整席讓坐。少多俾亞立起身來，照着辣古爾掃地一躬，口稱伯父。

大人孩兒有一件心事相求。聽孩兒訴明。再用酒飯不遲呀。

少多俾連把伯父尊。咱兩家現世係老親。雖年長日久不見面。
提起來還是親愛心。孩兒願親上結親眷。好親戚不斷萬年根。
久聞着有個撒辣姐。到如今還沒配新春。自古來女大就要嫁。
爲孩兒擇配沒處尋。進府來願爲這件事。老伯父允許沒話云。
倘一個不字出了口。這不擾酒飯快出門。少多俾說罷求親話。
辣古爾心裡自沉吟。要知這親事許不許。只得是歇歇接前音。
第四回 少多俾亞成親

詩

夫妻既然是良緣

成全婚配不煩難

曰

今夜父母擔憂事

正是天神來保全

話說少多俾亞隨着那位少年。進了辣古爾的府內。見了辣古爾執意求親。
辣古爾一聽這話。如同霹雷貫耳。大大的失了一驚。心裡思量了多時。想着

自己的閨女已經死過七個男人。這要是許了親事，恐怕少多俾亞也遭這樣的橫禍。再說不許，究竟怎麼了呢。因此前思後想，一言也不發了。那位少年早已看透他的意思，即便勸慰他說：你老人家不必過慮了。

辣古爾因為難許親，驚動了少年小客人，勸一聲家主辣古爾。這件事不必再沉吟，老多俾他既有聖德，這後生又是熱心人，他在家樣樣遵父命，各樣的教規也都遵，你令愛又是聖德女，這淑女才郎合正婚，從前那七夫遭橫禍，只因爲他們犯邪淫，那七人受罰死過去，單等着多俾配天倫，如今你再把親事許，總不同從前禍臨門。這少年說透肺腑話，辣古爾開口把話云：辣古爾說道：依着尊客說的，這番成了親事，就沒有那樣的橫禍了麼。少年說沒有那樣的橫禍了。辣古爾說：既然如此，這親事可也許得了。

忽聽得少年勸一番，他如夢初醒便開言，也許是憐我祈禱苦。

天主引你們到這邊 這配給同教作伴侶 守梅瑟規矩也不難

這既然翕合天主意 小多俾我兒你聽言 把女兒撒辣許配你

您從此百世結良緣 今晚上就行婚配禮 無須等後天合明天

話說辣古爾許了親事。隨後就叫二人行婚配禮。什麼是婚配禮呢。列位是您不知。大教裡娶了媳婦。都說是拜天地。也說是拜堂成親。要說是拜天地。可是差了。因為天地是死物。不是活物。也不是鬼神。不可拜他。若說是拜堂成親。這還是古禮。因為上古時候。各處都是奉教的。有了婚姻大事。男女都得進堂叩拜天主。從這裡纔說是拜堂成親。現今還是那句古話。却不是那個拜法了。若說古時怎麼拜法。請列位再往下聽罷。

這男女二人結姻緣 都進堂跪在天主前 叫撒辣女兒伸右手

合新郎右手緊相牽 辣古爾祝福求天主 賞賜他夫妻好姻緣

說天主原是你們主 摠不離你們左右間 現如今天主作媒証

降福您夫妻永無邊 婚配禮行罷出堂外 那老少都要吃喜筵

話說辣古爾命他二人行了婚配大禮。隨又寫了婚書。然後老夫妻二人。同着那位少年。都陪着新郎新婦。赴了喜筵。一場歡樂。暫且不提。且說辣古爾還恐怕再遭從前那樣的橫禍。就另打掃了幾間房子。當作喜房。隨命夫人亞納。把女兒撒辣。送到喜房裡去了。

這撒辣女兒進喜房 他想起前事把情傷 行婚配那時心歡喜

進喜房立時變愁腸 這觸景傷情多悲歎 止不住啼哭淚兩行

一隻手遮着桃花面 一隻手扯住他親娘 他嗚嗚吽吽哭的緊

他娘見女兒心悲傷 勸一聲女兒莫悲歎 要依靠天主摠無妨

天主既爲你擇佳配 比不得從前七夫亡 那時我女兒受了苦

如今天主要賞平康 老夫人勸罷轉身走 單等着新郎進新房

話說老夫人亞納。把撒辣勸了一頓。直勸的撒辣不哭了。這纔轉身回去。不

多一時天交二鼓。老夫妻二人又把新郎送到喜房裡。這纔各自安歇去了。

少多俾進在喜房間。摠不怕魔鬼起禍端。見岳父岳母出房去。

他爐火以裡燒魚肝。把魚肝燒在爐火內。登時裡魚肝冒青烟。

那惡鬼又把喜房進。不料想熏的沒處竄。那天神趁他沒處躲。

就把他抓住不放寬。不怕他張牙伸着爪。直把他扔到海外邊。

這天神捉魔且不表。咱再把新人講一番。少多俾跪着勤祈禱。

那撒辣也是念經言。二人都一心靠天主。摠沒有邪念起心間。

只過了半夜鷄報曉。纔連衣而臥各自眠。咱不表新人連衣睡。

老兩口却倒沒睡安。

自從新郎新婦入了喜房以後。辣古爾翻來覆去的。一夜却沒有睡着覺。光怕少多俾亞也遭那樣的橫死。到了下半夜。他就喊起家人來。拿着鉄楸鏹鉤。先到地裡剗個深坑。等着新郎死了。趁天不明。早些埋了。省的衆人說些。

怪談。這麼安排妥了。那家人就到了地裡。不多一時。把坑剗好。回到家來。夫人亞納就差了個丫鬟。往喜房裡探信去了。

家人們剗坑回家中。夫人差丫鬟探真情。小丫鬟一點他就過。他翹腿趁脚往前行。到喜房推開門半扇。他伸頭瞧來仔細聽。暗暗的打量多一會。又把門閉上轉身行。他邁動金蓮來好快。上到那堂樓。稟一聲。請老爺太太莫駭怕。今夜間沒有那事情。俺推開房門仔細看。那姑爺姑娘睡朦朧。不但是姑娘連衣睡。小姑爺也沒把衣更。桃花面都是紅又潤。那呼呼噓噓不住聲。俺開門看來關門走。沒叫他聽見有動靜。小丫鬟說罷前後話。可把他二老喜心中。

辣古爾同那夫人亞納。一聽說新郎沒死。喜的老两口子。急忙跪到天主台前。感謝了天主。又叫家人暗暗的把坑填上。隨後就要開賀擺席請客了。

這大擺喜筵賀新婚 徧請那親友合四鄰 厨院裡殺牛把羊宰
預備了菜物合腥羶 大門前來往客不斷 那長袍短褂一時新
那人馬車輛踏破路 那擁擁擠擠上滿門 那喜禮喜帳投滿院
那賀客賀友啓笑唇 那待客廳裡安上坐 那上酒上菜有家人
那吃嗑以畢把席徹 他翁婿兩個把家分

辣古爾昨天招了一門女婿。今天賀客剛散了席。爲什麼就要分家呢。列位是您不知。辣古爾是照本國的風俗。把家中所有的金銀財貝物件奴僕畜類等等物業。一概分均。一半賠送閨女。一半留着養老。到老公母兩個百年之後。把留下的那一半也全給了閨女。這是後話不提。單說把他家業分開以後。立了合同。衆客們各自回家。待了幾天。少多俾亞還是平安無事。這辣古爾和亞納夫人。可就更喜歡了。

少多俾幾天沒禍災 他又有德來又有才 辣古爾亞納心歡喜

那衆人也都喜滿懷。這同歡同樂同親愛。真難割難捨難離開。
少多俾原是來討賬。可惜他不能久徘徊。說小婿得往辣海府。
等回來還得把家回。老兩口一聽心愁悶。說爲何這等急緊差。
至少着得住三倆月。等老夫漫漫多安排。把那些行囊預備妥。
套上些車輛送你回。現如今火速就要走。這手忙腳亂不自在。
老兩口留住不叫走。難爲是賬目推不開。少多俾難出又難進。
那岳父岳母淚滿腮。要知道留住留不住。下一回書裡巧安排。
第五回 少多俾亞還家

詩

善人出外百福臨

增福增財又增人

曰

自己那裡想得到

總是多虧天上神

話說少多俾亞要往辣海府去討賬。回來就要還家。辣古爾同着婦人亞納。
都戀戀不捨。執意要留他多住些時。少多俾亞一看這個光景。不得不細細

的打算了

那岳父岳母留一番 少多俾心裡作了難 他有心再說去要賬
這裡的二老只是纏 他有心不去把賬要 家裡的父命又甚嚴
少多俾正是細思想 忽想起領路那少年 轉身來叫聲少年哥
弟有事如今甚作難 因岳父岳母留的緊 真沒法脫空去要錢
我的哥你今沒有事 請你到辣海走一圈 到那裡見了加伯祿
現借帖叫他把賬還 加伯祿是我老親友 也請他到此赴喜筵
你若肯替我走一蹕 我在此多住十來天 免一免二老心難受
你回來咱好把家還 少多俾說罷關心話 那少年就說理當然
少多俾亞囑託少年的事情。一來冷淡不了岳父岳母的愛情。二來就誤不
了要賬的正事。三來又晚不了回家。免得父母掛牽。少年一聽。這樣辦法三
全其美。所以也不推辭。遂即聽命去了。

這少年要往辣海城 隨派了家僕人四名 又牽出駱駝兩匹整
把借帖也都交代清 那行李盤費全妥當 他從此起身快如風
一路上餓了找飯館 到晚上投宿有店東 過多些州城合府縣
走多些山水路幾層 表不盡路上情合景 不幾天走到辣海城
話說少年騎着駱駝 同着那四個家僕一路行走。不多幾天到了辣海府城
裡。一直進了加伯祿的院子。那些俗言套語也不用提了。單說那少年把借
帖交給加伯祿看了。這就把討賬的事情。從頭至尾。漫漫的訴說起來了。

這交了借帖訴分明 尊一聲你老仔細聽 老多俾差他兒要賬
路上同撒辣把親成 他岳父就是辣古爾 那親上結親多親情
他岳父岳母難割捨 留住那新郎不放鬆 少多俾萬般無計奈
纔叫俺替他走一程 還說你是他老親友 他擺下喜筵候老翁
務須的把你請了去 把他的喜酒嗑幾盅 這少年說罷前後話

加伯祿喜的笑連聲

加伯祿聽那少年講說了一遍。喜的哈哈大笑。說道：多俾亞又是親友。又是救苦的恩人。他如今有了婚姻喜事。別說他請。就是聞信也該道個喜去。說罷。急忙回到家裡。把上色銀子秤好。拿出來。見了少年對面交清。隨後又備了一匹牲口。另外帶着賀喜的禮物。就跟着少年道喜去了。

加伯祿出門起了身。他跟着少年去賀婚。一路上急忙來好快。

不幾天來到親家門。

這怎麼快呢。纔一起身就來到啦。列位。我給您說罷。唱戲的腿。說書的嘴。不怕離着幾百里幾千里。說到就到。只要聽書的會聽。看是路上走了多少天數。這辣海府到辣古爾家。雖說阻隔着幾百里路。說到一句話就能到。書要簡截。閒言少叙。單說加伯祿跟着少年。來到辣古爾的門口。同時下了牲口。就一直進院去了。

加伯祿一直進院中。只見那滿院掛彩紅。有多些賓朋赴喜筵。有多些家僕來照應。這一行走着。一行看。少多俾急忙來接迎。這少年傳話不用問。都一見如故。情感情。加伯祿抱住少多俾。少多俾還抱不丟鬆。他兩個見面多親愛。只親的喜淚往下傾。這正是他弑親不穀。加伯祿祝福又盡情。說令尊大人有聖德。一輩子濟孤憐惜窮。他不論死活一齊救。他的那功勞述不清。你可是令尊他的後。我爲你求主賞光榮。還賞您夫妻多福壽。親眼看子孫照樣行。加伯祿說罷祝讚話。驚動了衆客慶賀聲。加伯祿爲他夫妻二人祝福一頓。衆客們一齊答道。這話說的很對。只盼望天主這樣降福罷。說罷。衆客們都請加伯祿坐席。一齊交杯換盞。那個酒興言歡。暫且不提。單說少多俾亞在丈人家下。一連幾天的宴樂。那邊老多俾亞和亞納夫人。可盼眼乾了。

老多俾夫妻盼兒來 那黑夜白日瞎糊猜 只算着多天該來到
爲什麼如今還不來 或者是親友不叫走 或者是風雨有阻碍
或者是欠戶出外去 或者是錢短往後挨 只因爲阻隔路子遠
真叫人左右想不開 老多俾正是糊思念 倒惹的亞納傷心懷
老多俾亞想兒想的嘴裡念念卦卦。這還不至要緊。倒惹的夫人亞納一陣
子心酸。你想那多多俾亞自從走了以後。他的母親亞納沒有忘下的時候。
不是啼哭。就是弔淚。這又聽說多天該來。還不來到。亞納心裡更忍不住了。

老夫人想兒心悲傷 又聽說過期不還鄉 登時裡啼哭淚如雨
哭了聲多俾我兒郎 你是我一塊連心肉 離開我心頭疼斷腸
你是我一個月明珠 你不來晝夜不見光 你是我一個如意楊
離了你走路不穩當 不怕是金銀堆成稔 摠不勝我兒在家鄉
就讓是欺鍋斷着囤 我的兒在家也安康 到如今母子不見面

不定是死活是災殃。老夫人越想越悲慟。驚動了丈夫勸一場。
話說夫人亞納。想兒想的心疼。又想過了日期還不家來。就有失望的意思。
心裡越發難受。老多俾亞說。夫人不必如此呀。

勸一聲夫人莫傷懷。我知道咱兒沒禍災。看少年領路多妥當。
就讓是遲慢他得來。賬目事不定那天安。再多等幾天無妨碍。
你不必哭來不必歎。管保他一準把家回。老多俾只是苦口勸。

老夫人還是不放懷。照常的天天出門望。單望他回來沒回來。
記住這節不提。再說少多俾亞。在丈人家住了多天。愁着家裡的父母掛念。
天天告辭。要快快的回家。難爲是岳父岳母留的要緊。留一天又一天的。只
不叫走。辣古爾說道。賢婿。如果怕家裡掛牽。老夫先差人送個信去。免你父
子兩處掛念。有何不好呢。少多俾亞一聽這話。心裡更急了。

少多俾告辭心裡急。把父母掛念細細提。因爲俺遠門沒出過。

正數裡父母糊猜疑。到如今多天不家去。定不住怎麼掛念兒。
這兒想爹娘是常理。這爹娘想兒心如迷。這一天想兒一天老。
這愁煞父母待怎的。老岳父放俺夫妻走。也免得爹娘少着急。
少多俾說罷肺腑話。岳父看再留也無益。

辣古爾見女婿執意要走。沒法再留。只得應許了。隨把家業財貝。並那些金銀器物。還有一些細軟東西。連那牛羊駝駱。一概等等。都平分一半。先打發車輛裝好。頭裡行走。又派一班保鏢的打手。隨後押着。又有一班家人使女。圍護着新郎新婦。臨起身的時候。辣古爾和夫人亞納。那個戀戀難捨的情腸。諄諄教條的言語。都不用提了。單說新郎新婦起得身來。真是快如清風了。

少多俾辭別要起程。帶領着新婦出門庭。有多些車輛頭前走。
有多些駝駱隨後行。有多些牛駟似水滄。有多些馬匹快如風。

有多些羊羣跟着狗 有多些僕女合家丁 辣古爾家業去一半
這轟轟烈烈往前行 一路上塵起如雲霧 那新郎新婦人護擁
這翻山越嶺往前走 一天走到加蘭城 少多俾從此頭裡走
新婦人撒辣後邊行 要知道以後怎麼樣 下回書正在熱鬧中

第六回 全家福樂

詩

善有善報自古傳

果然先苦後來甜

曰

向時救苦家業敗

而今財產又復原

休言眼瞎看不見

魚胆醫治立時痊

待到全家團圓日

新娶兒媳拜堂前

上回書說的是少多俾亞辭了岳父岳母。帶領新人還家。路上走了十一天。這纔到了加蘭地方。還有一半路程。未曾到家。書要有頭有尾。如今再往下續。只得請衆明公啞言尊坐。聽俺在下漫漫道來。

一路上走了十一天。纔走了一半到加蘭。少年怕家裡心憂悶，想了個妙計在心間。出言來就向小多俾，叫一聲哥哥你聽言。咱如今走了穀一半，要到家還得十幾天。這家眷人口合畜類，是贅腳之物行路難。不勝咱兩個頭裡走，叫尊嫂車輛在後邊。咱路上快走把家到，好叫那二老少掛牽。那尊嫂又是新來到，也可以早些預備全。這少年說罷知心話，小多俾稱讚好幾番。小多俾亞一聽少年說的模樣全美，連聲稱道：是是是，遂就見了婦人撒辣，把話告訴明白。又向衆人囑咐了一遍，纔要起身。少年又向小多俾亞說：先前收拾的魚胆，帶着哩沒有。這到家就有大用處了。

少年囑託的模樣全，又叫把魚胆帶身邊。說帶到家去有大用，小多俾這纔記心間。快取過魚胆身上帶，他二人上馬一溜煙。咱不表撒辣撒在後，再說說夫人心不安。

夫人亞納自從少多俾亞出了遠門。心裡照常掛念。天天走到城外。上在高阜地方瞭望幾回。這天正在遠望的時候。忽然望見自己的兒子來了。心裡又驚又喜。又怕認錯了人。不敢大聲喊叫。又搭着晾仔細望了望。果然不差。這就急忙奔到家去了。

一望見兒來往家奔。到了家大聲訴言音。說一聲我兒回家轉。不多時就到咱家門。老夫人正是心歡喜。猛來了巴狗親主人。他見了主人親又愛。那搖頭擺尾不離身。老多俾雖然雙失目。也覺着小狗他來親。慌的他急忙往前跑。幾幾乎跌倒地埃塵。幸虧了亞納猛攙住。纔登踏踉蹌走出門。咱不表老人門前等。再說說少年把話云。

少年說道。多俾亞哥。你看離城切近。眼看走到家了。切記着到家先拜天主。再拜爺娘。拜了爺娘。就拿出魚胆來。擦在你父親眼上。管保你父親的眼立

時就好。這一行說着。一行進城。穿街過巷。不多一時。看見自己的門口。一雙父母都在那裡等候。這就慌忙下馬。急走了幾步。來到父母跟前。三人抱成一團。歡喜的六行淚珠。滾滾交流。親愛了多時。方纔鬆手。進屋感謝天主去了。

少多俾來到自家門。親罷了爹娘謝主恩。他跪謝天主多一會。
出來屋這又拜雙親。這磕罷頭來欠身起。又拿出魚胆喊父親。
說魚胆這是好藥料。治二目雙瞽效如神。請父親你快睜開眼。
用魚胆擦擦眼中雲。正說着就用魚胆抹。那立時兩眼黑白分。
老多俾一看明如鏡。他看見親兒喜在心。雙失目如今穀五載。
這奇事古來無曾聞。老多俾稱謝全能主。夫人也感謝天主恩。
衆人門個個稱奇妙。都問這神藥那裡尋。只因為衆人個個問。
少多俾從實訴言音。

少多俾亞因爲衆人都問這奇妙藥料是從那裡得的。是用什麼材料配的。人人打聽。個個諄問。少多俾亞當着衆人。便向父親細細的說明了。

少多俾亞細訴根源。這不是妙手醫生傳。我洗腳怪魚來害我。多虧了哥哥命保全。他叫我怎麼把魚捉。那魚胆能叫瞎眼痊。這都是哥哥教給我。這果然一用有效驗。不但是這事多奇妙。路上的事情便稀罕。

老多俾亞說。路上還有什麼稀罕事呢。少多俾亞說有。請父親聽罷。

半路上親戚辣古爾。他閨女撒辣十分賢。他嫁過丈夫整七個。都一進喜房染黃泉。少年哥叫我把他娶。兒一聽這話心胆寒。少年哥就說不要緊。從前那惡人非姻緣。他教我只管成婚配。他教我善法保周全。他教我進房不睡覺。他教我攆魔燒魚肝。他教我婚配存好意。他教我黑夜念經言。兒聽了少年哥的話。

就到了親家求姻緣。求准了親事行了禮。入喜房念經燒魚肝。燻的那魔鬼不敢去。從此後諸事得平安。那岳父岳母留俺住。兒不得要賬把家還。少年哥替兒去要賬。並請到伯祿赴喜筵。他那裡還是不叫走。兒只怕爹娘心掛牽。到後來岳父留不住。兒帶着家眷把家還。那裡的家業來一半。一路上走的鬧喧喧。

老多俾亞說。依着我兒說的。趕是兒媳也來了麼。少多俾亞說。現在離家不遠了。老多俾亞喜的大笑了幾聲。說道。既然如此。先預脩房屋要緊哪。

老多俾聽說來新人。他眉開眼笑啟朱唇。忙吩咐衆人預脩屋。那衆人卽速把命遵。那紫彩畫匠泥水匠。把喜房整的新又新。那舊樓殘廈待客舍。和馬棚羊棧窗樞門。八天整纔說收拾好。來了些車輛牛羊羣。

話說老俾亞。照料着衆人修整房屋。泥的泥。掃的掃。粉牆的粉牆。紫彩的紫。

彩。描花的描花。費了八天的工夫。把那喜房客廳馬棚羊棧一概等等。纔說打整妥當。新人忽然來到門口。你看那些衆人。也有接車的。也有接駱駝的。也有往家趕牛羊的。也有往家搬東西的。末後又有一乘駝轎。知是新人來到。隨把正大門廠開。把駝轎引到內院。新人就要下轎了。

老多俾他把正門開。把駝轎引到內院來。那到了內院住了轎。從轎裡下來女裙釵。那如花似玉天下少。真絕世無雙好人才。那丫鬟使女攙着走。直見了公婆跪塵埃。公母賦一見心歡喜。真覺着做夢想不來。他又在面前深深拜。問一聲安好笑口開。這磕頭請安回房去。再說這喜事怎安排。

新人撒辣拜了公婆。進了新房以後。少多俾亞把加伯祿還的銀子。交給父親。又把帶來的一些財物。安置妥當。隨叫衆人殺牛宰羊。大擺喜筵。徧請鄰親。一連開賀七天。這且不提。單說那位少年。把少多俾亞領到家來。又照料

一些事情。老多俾亞心不過意。就同兒商量。要報少年的恩了。

這想到少年恩情深。同兒子商量怎報恩。少多俾開口回言道。
叫一聲爹爹你聽真。要說起哥哥恩情重。真比那山高海水深。
在路上哥哥不打救。爲小兒早被怪魚吞。婚配事他不傳奧妙。
爲兒的性命難保存。他若不替兒去要賤。兒怎能早來見雙親。
他若不教兒擦魚胆。我父的賊眼難不昏。現如今樣樣都全美。
盡都是哥哥他的恩。要依着兒的拙見識。家業該同他平分。
老多俾亞說。我兒說的有理。就是這麼辦法罷。說罷。就把少年請到跟前。說
了報恩的情由。就把帶來的東西。要分給他一半。少年說。你們真當我是世
上的人。可就認錯了。

說你們莫報我的恩。我不是世上尋常人。只因你救苦埋死屍。
樣樣都翕合天主心。天主他喜歡你行善。纔差我來到你家門。

我來到照料這些事。這都是天主賞的恩。您感謝天主莫謝我。我原是主的欽差臣。天主前七大天神內。我就是辣法。厄爾神。老多俾亞一聽他是天神。急忙跪伏在地。磕頭如同雞餐碎米一般。真是不敢抬頭了。

這少年自稱大天神。多俾亞嚇的跪埃塵。那磕頭如同雞餐米。幾乎沒喪了他的魂。天神說你們莫害怕。咱多天如同一家人。我這就上天去繳旨。你勸人都把天主尊。這天神說罷看不見。爺兒祇只是謝主恩。

那天神說罷。忽然不見。下閃他爺兒祇個。跪伏在地。只是感謝天主。待了三下鐘的工夫。這纔立起身來。急速到了外邊。當着衆人。傳揚天主的聖蹟。叫人都認識天主。這且不說。再說老多俾亞後來享的世福。世上可也少有了。他五十六歲二目傷。六十歲得了魚胆方。他後來也說先知話。

也作歌常把聖名揚 那家業善工一齊進 親眼見子孫都賢良
他共活一百單兩歲 以後纔靈魂升天堂 他妻子亞納去世後
少多俾尊命搬家鄉 搬在他岳父家下住 又事奉岳父岳母娘
他岳父岳母死故去 那一半家業合成雙 在世上活了九十九
他親見子孫五代郎 看看這聖人行善事 天主眞賞他格外強
咱說到這裡住了罷 好各自回家細思量

約納傳

第一回 違命受罰

詩

天主仁慈永無邊

欽主愛人有真言

曰

抗旨不把人來救

大魚肚還待三天

四句提綱。書歸正傳。話說老多俾亞以前。就在義撒爾國王葉落薄盜。及右代亞國王阿濟亞那時候。尼尼位城裡的人。都是溺到罪惡上。不知回頭改過。若按天主的公義。早該滅了這座大城。只因天主無限仁慈。不肯立時降罰。當時有一位先知。名叫約納。係熱德人氏。天主命他去勸尼尼位人。便向他說道。約納呀。

叫一聲約納你是聽 尼尼位是個大名城 可惜是人心迷於惡
他們的罪惡貫滿盈 你如今去把他們勸 看他們聽從不聽從
這約納領了天主命 他聽見當成耳旁風 就妄想躲過天主面

他起身要往遠處行。預備着走到達耳西。可惜是隔海路不通。所以他先到約白府。看看船現成不現成。剛走到約白府一看。那正要開船。又順風。這約納上在船以上。撐船人拿篙把船撐。那欸乃一聲走的快。眼看着走到海當中。這約納正睡平安覺。忽然間起了大怪風。那波浪翻掀。駕不住。颳斷了桅竿。捺斷篷。幾幾乎船要沈水內。滿船客眼看活不成。幸虧了船主有見識。忙叫把貨物拋海中。把貨物拋在海一內。這船腳輕了救性命。各艙裡徧找船上客。猛看見約納睡朦朧。那舵公快把他喚醒。你快忙起來求全能。

舵公說道。你還睡咧。快起來求你的全能天主罷。求他記念我們。別叫大家都淹死了。說罷。又回顧頭來向衆人說。你們都來。咱大夥抓個鬧兒。看是誰作的孽。連累着衆人。衆人一齊來到跟前。各人把名字寫出來。搓成團條。抖亂。

一遍。就掣出一闌來。見是約納的名字。衆人都圍住他問道。你快說罷。你是那裡人氏。辦了什麼事情。爲什麼重累我們。約納見他們問的很緊。只得直言以告了。

這約納被逼吐真音 說我是義撒厄爾人 我敬的造物真天主
是至尊無對大純神 他命我去勸尼尼位 我一時執迷沒有遵
妄想走着到達耳西 躲避了天主去存身 不料想天主要罰我
起怪風颳的船要沈

衆人說。嗷。你還是先知了。爲什麼辦這樣糊塗事呢。天主是無所不在的。你還能躲他麼。約納說。唉。我妄想離的尼尼位遠着些。天主就不出這樣的命啦。衆人說。你辦的這事可好。眼看滿船人都要淹死。你可用什麼方子救這些衆人罷。約納說。唉。呀。

這約納出口嘆一聲 叫一聲衆位您是聽 這怨我怨我真怨我

只可我一人全担承。您把我扔在海水內，自然的風靜浪也平。這衆人一聽心可憐，不忍的拋他海當中，都一齊打槳去搖櫓。搖近岸然後把他扔，無奈是越搖風越急，左右的船不往前行。只搖的舟子汗如雨，終不能近岸隨私情，這萬般出在無計奈。齊下手把他扔海中，只聽得咚的一聲响，出來個大魚抱不平。他張開大嘴向約納，就一口吞進魚喉嚨，霎時間風息浪也靜。那水面還比鏡面平，船上人見這奇怪事，個個都嚇的心裡驚。這衆人害怕且不表，再說說約納死和生。

話說約納被大魚吞到肚裡。船上的衆人都親眼所見，沒有不說他死了的。到底天主不叫他死，約納在大魚肚裡，一連三天三夜，痛悔認罪，苦求天主。過了三天，天主又命大魚把他吐在岸上。他的身體髮膚，耳目口鼻，一點也沒有傷損。天主又命他往尼尼微勸他們去。這一次可不敢不聽命了。

這約納出了魚腹中 二次命不敢不遵行 起身來走到尼尼位
果然是天下大名城 進城去開口就喊叫 那高聲响亮如洪鐘
逢人說再隔四十日 天主要滅亡這座城 他穿街越巷只是喊
只喊了一天人心驚 都信爲不是平常話 這天主聖言了不成
城裡人不分老和少 都一齊補贖作苦工 個個人渾身穿粗服
那克苦嚴齋要通行 國王他也不穿綢緞 那坐臥也在地流平
從此又傳下一道旨 做善功都是一樣行 也不論男女共老少
也別管牛羊與生靈 既然都在這京城內 都苦守嚴齋一般同
那牛羊也不給草料 那雞犬渴餓任命行 都大發痛悔求天主
可憐這城裡衆百姓 天主見真有回頭意 就收回嚴命不罰城
約納見日期已經過 天主的降罰沒動靜 因這樣不隨自己意
他悶悶不樂把氣生

約納見那四十天已經過了。天主仍不降罰。心中悶悶不樂。默求天主道。罪人深知我主仁慈。最會疼人。終久是要饒赦他們的。我先在本鄉裡已經說過。爲此我要逃往達耳西去。如今教我說的話一點也不應驗。我算什麼人呢。不如收了我的靈魂。叫我快死罷。天主說道。你這樣焦躁。還算有理麼。約納聽了這番訓責。無言答對。就出城去了。

這約納受責出京城。他走到曠野搭涼棚。在涼棚底下把暑避單。看着怎麼罰這城。只盼望罰了尼尼微。好把這前言來証明。這正是約納心妄想。猛看見苦瓜長的兇。苦瓜秧托在涼棚上。那青枝綠葉如盤龍。正遮在約納頭頂上。他清涼自在喜心中。不料想到了第二日。瓜秧上生了一個虫。生生把瓜秧全咬斷。那瓜死葉乾。太陽蒸。只晒的約納如火燎。他憂悶急躁心不平。出口來就向天主說。我情願死了不願生。天主見約納這個樣。

叫一聲約納你是聽 這苦瓜不是你栽種 他死活爲你不干情
你爲何憐惜苦瓜死 不憐惜城裡衆百姓 城裡人都是我生造
光嬰孩十萬還有零 他們都沒有得罪我 都一齊殲滅豈不疼
罰他們你倒不難受 爲何比苦瓜更不同 這約納聽罷心醒悟
便回了本國候主命 這一傳沒記別的事 光這椿奇事記的清
後來有厄斯德爾傳 下一回接着開正封

B
1.1-

58084